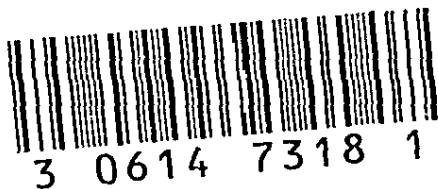


春
張
恨
水
明
著
外
史

行印局書界世



3 0614 7318 1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八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五十一回 | 同謝解囊人還勞白髮 | 笑看同命鳥婉惜青春 |
| 第五十二回 | 一束結金蘭緣訂來世 | 四言留血淚誓守今生 |
| 第五十三回 | 永夜離懷心悲將滿月 | 斜陽古道腸斷獨歸人 |
| 第五十四回 | 納禮典輕裘爲花請命 | 論交關盛饌按日傳餐 |
| 第五十五回 | 限刻奪詩魁風流前輩 | 連宵製菊選筆墨閑人 |
| 第五十六回 | 大典繁陳攬金勝竹葉 | 新章急就揮汗頌梅花 |
| 第五十七回 | 四壁鼓吹同歡加冕日 | 一堂椅案不是讀書天 |

第五十一回 同謝解囊人還勞白髮 笑看同命鳥惋惜青春

却說華伯平噯喲一聲，楊杏園在這邊屋子裏問道：什麼事？這樣大驚小怪的。華伯平道：我想起來了，那個醜東西，坐在我大腿上的時候，伸手在我衣裳袋裏摸了一把。我因為是人家的衣服，隨他去摸，錢放在小褂子袋裏，他摸不着呢。現在我記起來了，我走的時候，嘴裏還啣着烟捲。烟抽完了，那個煙嘴子，就放在袋裏，現在一定沒有了。那衣服夥計拿去了沒有？楊杏園道：還在沙發椅上。華伯平道：你摸摸看，裏面還有沒有？楊杏園當真拿起來摸了一摸，笑道：沒有。華伯平道：那個煙嘴子，是五塊錢買的呢，丟了可惱得很！楊杏園道：那不值什麼，花幾吊錢

再去看上一回美人，就拿回來了。華伯平道：罷罷罷！慢說拿不回來，就是拿得回來，寧可丟了，我也不去。楊杏園道：你怕得這樣，爲什麼先又要去？華伯平道：先要去無非是看看而已，誰知會發生關係起來。楊杏園笑道：明天告訴熟人，說華伯平還有一個貴相知在蓮花河啦，也就是你生平的風流佳話了。華伯平也笑道：你不要以爲花錢少，洗澡費煙嘴子完全在內，算一算，也就快十塊啦。我又算學了個乖，到這裏面去，還得小心扒手呢。楊杏園笑道：你出這大的價錢，人家叫什麼名字都沒有問，實在闊得很，這算得是蓮花河的王金龍，可以高比見面銀子三百兩，吃杯香茶就起身了。華伯平笑了起來說道：也不算冤。我們總算到了一回另一世界。說起此事來，也可傲於儕輩了。說着話，華伯平已經披了圍巾，自浴室走出來。楊杏園道：何以洗得這樣快？華伯平

道：我是昨天洗的澡，身上並不髒，不過水裏泡一泡，除去穢氣罷了。楊杏園道：果然，我也是昨天洗的澡，可是今天要不洗，恐怕去睡覺也睡不着呢。說畢，自去洗澡，也是在熱水裏睡一下，就起來了。依着華伯平，一定要到胡同裏去一趟。楊杏園因爲許多稿子沒有料理，却要回家。兩人各穿了自己的衣服，分道揚鑣。楊杏園回得家來，進得自己屋子，扭着電燈，只見桌上放着一個西式信封，上面寫着自己收，旁書史寄兩個字。心想這是史科蓮來的信，我上星期曾寫一封信去，答覆他的來信，了一段應酬，難道他又答覆這封信來了嗎？將信拿起，並未封口，拿出裏面的信紙來，却是一封請柬。上面約的就是次日下午，在英麗番菜館晚餐。在那候光的光字下面，另有兩行紅墨水鋼筆寫的字。是家祖母欲與先生一談，務請駕臨，不必客氣。楊杏園想道：我說呢，他那

有錢請客，原來是他祖母拿錢出來，這位史老太太，有什麼話和我談呢，無非是道謝罷了。我若去了，分明是受人家的道謝，那有什麼意思。不過不去呢，史料蓮又特意註上了兩筆，意思是很誠的，太拂人家的情，也不好。想了一會，將請柬扔在一邊，自去料理稿子，偏是這類不要緊的事，又會老放在心裏，編了一會兒稿子，又把請柬拿起來，將那兩行字看了一看。楊杏園一想，他若是請我，一定也請了冬青的，我不如先問一問冬青，這究竟是什麼意思。把那請柬依舊插進信封，便塞在一疊書裏。次日，下午四點鐘，楊杏園算定李冬青教書已回來了，自己走出大門，沿着胡同，一步步向李冬青門口踱來。走到門口，見小鱗兒正夾着一個書包，從外面回來。楊杏園笑着道：這兩天怎麼不到我那邊去玩，我那邊的菊花，全都開了。小鱗兒道：你的花開了嗎？我的花都



開了呢。楊杏園道：前天我看見了，只開了幾朵小的。小鱗兒道：你那裏看見了。客廳裏的不好，好的全在上面屋子裏呢。楊杏園笑道：你這話是瞎說的，我不相信。小鱗兒一伸手拉着楊杏園的衣裳，說道：你不相信，就進去看一看。楊杏園道：不必去看，我知道了，總沒有我的好。小鱗兒聽他這樣說，死拉活扯的，把楊杏園拖了進去，一路嚷道：不信，非要你看不可。楊杏園也就一路笑着進來。李冬青買了一條鰕魚，正自高興的，在院子裏收拾，要煮作晚餐。看見楊杏園來了，笑道：在我們這裏吃晚飯吧？請你吃紅燒鰕魚。楊杏園一想，這個樣子，分明是準備在家裏吃晚飯，沒有預備出去，大概史科蓮竟沒有請他。隨口答道：一來就要叨擾。李冬青一面洗手，一面讓楊杏園在小書房裏坐，隨後也進來了。笑道：隨口就是戲詞，這都是近來看戲的成績。楊杏園道：我快有一



個月沒看戲了，這話不對。李冬青笑道：我是有證據的，並不是瞎說。其一，你們那裏，看了兩份小報，我想，大詞章家和大學生，決沒有要看那種什麼講演聊齋，土話西江月之理，一定是看戲單子。其二，我在貴字紙箋裏，發現好幾回天樂園的戲單。那晚香玉的戲，我也看過幾回，也還不錯。說着，笑了一笑。楊杏園心想，他以為我捧坤角呢，真是黑天的大冤枉。說道：證據是不錯，可是你誤會了。這是富家那位大少爺，得來的成績，我向來就不很大看坤角戲。晚香玉還是初起來的一個坤角，我更不要看。李冬青見他辯之甚急，也就不再往下說。便問道：這個時候，正是撰稿子的時候，今天怎樣有功夫來談談。楊杏園道：今天的稿子，因為省事，早已辦好了。只沒有發。剛才在胡同裏散步，遇到令弟，他拖我來看菊花呢。李冬青道：說到菊花，我記起一樁事。中央公園，年年

是要開一回菊花會的，不知道今年陳列出來了沒有？楊杏園道：聽說就是這一兩日之中，陳列出來的，同去看看如何？李冬青道：今天也晏了。楊杏園約他同去看菊花，原是順口說出，並未指明是今天。李冬青一說今天晏了，知他很願去的，便道：就是明天罷。這兩天去，正是菊花茂盛之時呢。古人說：有花堪折直須折，又說：人生爲樂須及時，所以機會倒是不可失的東西。李冬青笑道：看一回菊花罷了，何必引經據典，這樣鄭重說起來。楊杏園見他明天的約會，又沒有答覆，也不好再說，談了幾句話，說要發稿子，就要走。李冬青道：剛才不是說了，請在我們這裏吃便飯嗎？楊杏園道：實在說，我願意在這裏吃魚。偏是今天五點鐘，有人約了吃飯，我又是先答應了，不能不去。李冬青笑道：那邊一定是滿漢全席。楊杏園道：何以見得？李冬青笑道：這個典故出在孟子上，

怎樣不知道？孟子說：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既然舍了這裏的魚，一定是去吃熊掌。現在有熊掌的酒席，只有滿漢全席。所以我根據三段論法，斷定了是滿漢全席。楊杏園聽了，臉上不覺紅了起來，心想他難道曉得史科蓮請我也。笑道：不過是吃西餐，其實西餐是不如中餐好吃，因為這個朋友請這餐飯，是有作用的，若是不去吃，好像存心躲避，也不好。從前有人說，在應酬場上吃飯，是盡義務，不是享權利。我起初不肯信，如今看起來，一點不錯。說時，看李冬青臉色如常，又笑道：這一段說法，大可以和尊論見個高下吧？李冬青覺得幾句無心的笑話，一時高興而出，倒惹起了楊杏園疑心似的，大非本意。便收了笑容說道：這倒是閱歷之談，我很承認不錯。說到這裏，便說別的，將這事引了開去。楊杏園分明要走，也就故意安閑起來，多談些閑話。一直



快到五點鐘，才告別回家。一到家，聽差便說，英麗番菜館，已經催請來了，我知道您在隔壁。楊杏園連忙問道：你怎樣回答的？聽差道：說就來，原打算過去告訴您呢？楊杏園對他這個措詞，很是滿意，點了點頭，急忙忙換了衣服，就到英麗番菜館來。一進門，夥計點着頭招呼，問是那一位請？他這裏本是一個小番菜館，一進門，就是個飯廳。這時大小桌上，人都坐滿了。夥計這一問，他要說是一位史小姐請，未免令人聽了注意，便說道：是位姓史的請。夥計道：是位小姐嗎？在樓上呢。楊杏園也懶埋得那夥計，自上樓來。下面夥計吆喚了一聲，樓上的夥計，將一個雅座的門簾掀開。史科蓮早伸着頭向外望了一望。看見楊杏園，笑道：請裏面坐，楊杏園見他沒有梳辮子，頭上挽着雙髻，陡覺得除了幾分稚氣。頭前面的覆髮，他已剪了，露出頭上雪白的頭皮，灰色的制服，



短短的領子，整個兒的脖子，都露在外面。長頭髮理的齊齊的，在那黑頭髮與白頸子分界的所在，有一圈細若蛛絲的毫毛，疏疏落落的，長可半寸，這越顯出那青年處女的本色，竟不像是從前那個女孩子相了。也就含着笑道：久候久候。走進雅座來，上面坐着一位老太太，約摸有六十來歲年紀，兩隻手扶着桌子，要站起來的樣子。楊杏園一想，這一定是史科蓮的祖母，便取下帽子鞠了一個躬。史科蓮便從旁介紹，說道：這是家祖母。這是楊先生。史老太太道：科蓮屢次對我說，楊先生人好。蒙楊先生的情，幫助他考進學堂去，我實在不過意。楊杏園道：因為聽到李老太太說，史小姐有志求學，很是欽佩，所以幫一點小忙，其實並不費力。史科蓮將桌上的菜牌子，看了一眼，笑着送到楊杏園面前，說道：換一兩樣吧？史科蓮袖大人時，而又不很長，當他將菜牌子由

桌子對面伸過來的時候，一節雪白的膊膊，露在外面，玉雪可愛。楊杏園伸手接過菜牌，說道：不用換了，就是這樣罷。史老太太道：楊先生喝什麼酒？楊杏園道：不必客氣，向來不會喝酒。史科蓮對他祖母道：楊先生倒是真不喝酒，我是知道的。這話說完了，忽然一想，話有語病，接上又對他祖母道：上一次不是李小姐過生日嗎？那一天，李小姐家裏吃壽酒，男女兩大桌，全擺在他家客廳裏。當時，還行酒令呢？楊先生却總是不很大喝酒。史老太太對於這些話，並沒有注意，史科蓮解釋了一陣子，他也莫明其妙。不過和楊杏園談些起居瑣事，後來慢慢談到江南風景，便問楊杏園道：老太爺還在堂嗎？楊杏園道：家裏還有一個家母。史老太太道：兄弟幾位呢？笑道：可不少，愚兄弟六個。史老太太笑道：楊先生添了幾位少爺了？楊杏園道：舍下都是反對早婚的。再說在外

面餬口，也就不敢再添室家之累了。史科蓮這時便沒有作聲，自低頭吃東西。史老太太聽着楊杏園的話前後不接氣，而且所答非所問，不過他年壯之時，也是一位精明強幹的太太，如今老了，心裏雖然儘管慈善起來，那察言觀色的本事，他並不曾讓人，他一看這種情形，心下了然，知道楊杏園並未結婚。笑道：是的，在外辦事，沒有家室那是輕鬆得多。楊杏園道：老太太說得極對。史老太太道：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客中有家室也方便許多，一個人顯得孤寂些。楊杏園道：久客在外，也就慣了。史老太太和楊杏園大談家室問題，史科蓮在一邊，却是一言不發。一直談到上咖啡，詞鋒方始中斷。史科蓮對楊杏園笑道：家祖母原想親自到楊先生貴寓去奉看的，因為那是富公館，又不知道能去不能去？楊杏園道：那就不敢當。史小姐這話替我說了，我要去看史老太

太，因為是余公館，又不便去，還是要老太太原諒。史老太太道：不瞞楊先生說，我祖孫兩個，在北京住着，衣食雖然不愁，精神上非常痛苦。說着將手對史科蓮一指，說道：他又愛使小性兒，在人家家裏做客，那裏容得？我因為他是無娘無老子的人，不忍管他，所以這回鬧得他一個人決裂了出來。不是楊先生幫助，還不知道怎麼了局呢。楊杏園道：這也是人情之常，現在史小姐到余府上去，彼此一說開了，總是親戚，自然可以恢復感情。史老太太笑道：俗語說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這裏面的情形，事外人是猜不透的。今天到這裏來，是我到他學堂去邀他來的，他並沒有回去呢。史科蓮對楊杏園一笑，說道：這事見笑得很。說話時，史科蓮用着刀子，正和他祖母削一個蘋果的皮，削好了，伸手要遞給他祖母。史老太太笑道：你這孩子，怎麼主客之分都沒有了？應該先敬

客呢。恰好楊杏園盤子裏擺着兩個香蕉，一個橘子，並沒有蘋果。楊杏園道：你老人家不要客氣，這裏有。他這樣說時，低頭一看自己的碟子裏，正是沒有蘋果。自己也覺這種虛謙，虛謙得沒有道理。史科蓮這時也就很爲難。這個蘋果，一定要給祖母，豈不是不給祖母面子，若是吃了，越發顯得沒禮。要是送給楊杏園，巴巴的削一個蘋果給人，又有些不好意思，況且經祖母說明了，然後再送給人家，在儀節上，也難爲情。手上拿着個蘋果，臉上儘管顯出笑容來，却不知道如何交代是好。恰好茶房送了手巾來，楊杏園一伸手，先將手巾接去了。史科蓮隨手將蘋果放在碟子裏，也接了手巾。這一個難題，才這樣含糊過去。這時，一餐飯，已完全吃畢，大家自然要走開，不能久佔人家的座位。楊杏園將帽鈎上的帽子，取在手裏，和史老太太道了一聲謝謝。又和史科蓮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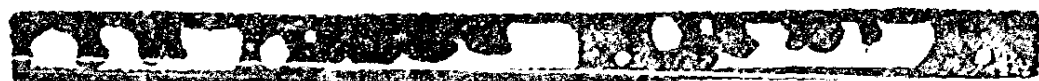
了一聲再會。史科蓮却在身上掏出一張自己的名片，說道：這上面有電話號碼。密斯李若是有什麼事，請楊先生轉告他，就在電話裏通知我。楊杏園接了名片，拿出身上的皮篋，將他藏好了。復又點了一個頭，告別回家。一路之上，他坐在車上冥想，究竟不知道這一餐飯是什麼意思。要說是酬謝，不應該請我一個，要說是約我談談，又毫無所謂，叫人真是不解。到了家裏，屋裏業已亮了電燈，只見桌上放了一個蘇式的紅漆提盒。心想這是那裏來的？將提盒蓋掀開，裏面有大小三個盆子。一個盆子紅燒魚，一盆子肴肉，一盆子金花菜。用手摸盤子，兀自燙手。便一樣一樣拿了出來，放在棹上。他心想這不用說，是李冬青送來的。這大概是因為請我吃晚飯，我沒有到，所以又把可口的菜，送了三樣來了。這時聽差進來，楊杏園一問，果然是李家送來的。楊杏園一看



棹上那盆楊妃帶醉的菊花，電燈光一照，白中透出淺紅，越發好看。菊花旁邊，擺着一盆大紅秋海棠，兩相陪襯起來，覺得菊花真非凡豔。在好花盆底下，放了一冊仿宋本的唐詩，湊趣得很。便叫聽差道：這附近有酒賣沒有？聽差道：您又喝不了多少，買去作什麼？富二爺那裏有大瓶子的白蘭地，給您倒一杯子，夠喝的了。楊杏園一皺眉頭道：俗俗！二爺那裏有瓶子露，前天我喝了半杯，很好，你看還有沒有？聽差聽了，將提盒帶着走了。一會兒拿了一個高不到一尺的小酒瓶子來，另外一雙牙箸，一個無花仿玉的白磁杯子，全放在棹上。楊杏園一看那瓶子上的白商標紙，乃是果酒公司的葡萄露，還沒有開封呢。楊杏園先就有三分中意，笑問聽差道：這都是你辦的嗎？聽差道：不是。剛才到二爺那裏要酒，他看我手上拿着提盒子，就連嚷明白了，在書格子裏



拿下這瓶酒來，又叫我拿這一副杯箸。說着笑了一笑。又道：他說，楊先生若是做了詩，給他瞧瞧。楊杏園就中了魔似的，搖頭擺腦的，笑道：「好，孺子可教。」高興在身上掏了一塊錢賞給聽差。聽差得這一筆意外財喜，笑着道謝去了。楊杏園將棹上收拾得清楚了，將瓶子打開了，斟上一杯酒，端起來先抿了一口，味是鮮甜的，竟不十分厲害。於是坐下來，一面讀詩，一面喝酒。自己本來吃了個八成飽，因為一高興，就想點酒喝，所以這樣鬧起來。不料菜既好吃，酒又適口，吃得滑了嘴，只管喝下去。慢慢的喝了半個鐘頭，那一小瓶酒，竟去了三分之一。他本來沒有酒量，這葡萄酒喝在嘴裏，不怎麼樣，到了肚裏去，一樣的翻騰起來，因此就有些醉意。不會喝酒的人，是不會大醉的，自己心裏明白，就不敢喝了。不過人是很高興的，一想今天的事情，不能不記之以詩。想



到這裏，在抽屜裏抽出一張玉版箋，面前現成的筆硯，將筆蘸得墨飽，便寫道：製出魚羹帶粉香，玉人寫到這裏，連忙將筆塗了。又寫道：一宵沉醉美人家，寫了這七個字，又把筆深深的塗了。自己想道：我今天下筆，怎樣如此的放肆，不要做罷。把筆放下，將那張玉版箋，搓成了一個紙團，扔在字紙簍裏。聽差見他在寫字，知道已不喝酒了，就給他泡上一壺濃茶，把碗箸全收了去。楊杏園也覺得口極其渴，而且心裏也有些慌亂似的，便撮了一把檀香末，放在銅爐裏燃着，自己斟了一杯茶，躺在外面屋子裏沙發椅上，慢慢的喝着茶醒酒。閑看電燈底下，那四五盆菊花，瘦影亭亭，淡秀入畫。不由得想到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的兩句詞。心想今晚詩情纖豔得狠，何不填一闋詞試試。對窗子外面一看，只見月華如洗，院子裏那棵樹被風吹着，光桿兒只在空中搖撼，略

一思索，已有了兩句，按着格式，恰可以填一闋臨江仙。馬上坐到書桌上，提起筆來，將想成的句子，先寫好了。自己沉吟了一會，又接上三句。因是眼面前的事，卽景生情，寫來並不費力，不多一會兒，已經填好一闋詞。思路一活，意思上生意思，又填了一闋。填到第三闋，只寫了兩句，覺得不是章法，左想右思，總接不下去，只得算了。而且酒沒有醒得好，人也實在要睡，丟了筆墨，自去睡了。次日早上起來，因爲記起一樁事，便出去了。他出去不久的時候，李冬青因爲來履約去看菊花，特意來約他定個時候，聽差沒有留心楊杏園出去，一直引李冬青到後進屋子裏來。一看一連三間屋內，寂焉無人。聽差便道：楊先生大概出去了，一會兒就回來的。李小姐，您坐一會兒罷。李冬青道：不坐了，我留一個字條兒罷。說着，坐到楊杏園撰稿子的位子上，拿起筆，還沒有打開墨

盒，只見一本唐詩底下，露出半張字紙。紙上有門外卽天涯五個字射入眼簾，便抽出來一看，原來是兩闋詞，詞前面序了幾句，說道：對花小酌，不覺微醺，觸景生情，偶填臨江仙數闋，然未盡我意也。那詞是：

瑟瑟西風簾幙冷，庭槐噤了啼鴉。小窗明月玉鈎斜，閑吟浮綠蠹，微笑對黃花。自爇沉檀消薄醉，拋書雙手頻叉。今宵夜課較寒些，更闌休索夢，門外卽天涯。

李冬青將詞看了一遍，把寫字條的事都忘了，念了幾遍，點點頭，心裏想道：確是意猶未盡。再看第二闋，依舊是麻韻。那詞是：

白紵歌殘秋意亂，誰憐憔悴京華，知音一個轉推他，江南紅豆子，同里女兒家。儘有啼痕餘舊恨，淒涼江上琵琶，紅牆不是白雲遮，莫如思婦淚，化作斷腸花。

李冬青看了上闕，臉上紅色一變，心裏尙還有幾分同情，看到下半闕，顏色勃然一變，心想這未免擬不於倫，這若是被他這裏幾位公子哥兒看見，豈不是笑話？而且無病而呻，很犯不着。這詞下面，還有三句，依舊是麻韻。那詞是：

眉樣初成天際月，秋容淡秀如花，忽然高髻挽雙丫。

這以下便沒有了。李冬青想道：這個字下面，分明有驚喜初見之意，這是誰呢？這樣說來，第二闕詞，竟與我毫不相干，我何必多什麼心？想着又把詞從頭念了下來，念到那江南紅豆子，同里女兒家十個字，顛倒着念了幾遍，究竟按捺不下，便打開抽屜，將這張稿子放進去了。然後找了一張紙，寫道：午間無事，如約赴中央公園看菊花。一時至二時，在春明館會晤可也。紙後面註了一個青字，把他來壓在那本唐詩底下，

便對聽差道：楊先生回來了，你告訴他桌上有張字條，他就知道了。說畢，他自走去。一個鐘頭以後，楊杏園回來了。雖然看見書下半張字紙，以爲是昨晚自己填的詞，也就沒有留意。等聽差說了，他才知道是李冬青留的字，楊杏園看了一遍，便把這字條，放在一個小信件匣子裏。再一看填的那兩闋詞，卻不看見了。心想奇怪，明明壓在書下面，何以不看見了？這一定是他看見帶了去了，但是措詞不恭，自己也是知道的，他就是看見了，也未必偷拿去吧？大概是富家兄弟，拿了看去了，也未可知，不過剛才從前面進來，他兄弟三個，都沒有回家，這一猜又不對了，好在這也不是大問題，猜不着也就算了。吃過午飯，快要出去了，因爲找手絹，打開抽屜來。只見那張稿子，擺在浮面。江南紅豆子同里女兒家十個字，却被墨塗了。楊杏園扶着抽屜，呆立了一會，然後點點

頭。把那張稿子索性撕成了紙條，扔在字紙篋裏，看一看手表，正指十二點三刻，算一算，由家裏坐車到中央公園，大概是一刻鐘的工夫，馬上坐車出去，到中央公園裏面，正是一點鐘了。因此馬上就到中央公園來，買票進了門，順着大路，慢慢走去。心裏划算到春明館泡一壺茶來等着，低着頭在栢樹林裏，數着脚步，一步一步的走。忽然面前有人笑了聲，說道：巧得很。楊杏園抬頭看時，李冬青從迴廊下穿了過來，楊杏園也笑道：這真算能守時刻的了，雖外國人也無過之。李冬青道：這句話有些不合邏輯，外國人就能替守時刻的人作代表嗎？這外國人三字，自然是指歐美人而言，但照字面上論，決計不能這樣說，馬來人是外國人，黑人也是外國人，楊杏園不等他說完，笑道：是我宣告失敗，雖然失敗，我很爲榮幸。李冬青笑道：這又不是和國手下棋，何以雖敗

猶榮？楊杏園道：何妨作如是觀？李冬青笑道：可謂善頌善禱了。但是當面恭維人的人，背後……楊杏園道：背後就罵人嗎？李冬青笑道：這也是不合邏輯的話，我並沒有說出口啊。楊杏園一想，他這句話，分明指我那一闕詞而言，也就一笑了之。兩人順着腳走來，已到了社稷壇，那上面大殿上出來幾個青年，有一個人李冬青却認得，是楊杏園極熟的朋友，他原走在楊杏園前一二步，這時停一停倒退到後面去。說道：你瞧，你的朋友。楊杏園看時，原來是吳碧波。便搶上前幾步，叫道：碧波，你不要走，吳碧波用手扶着帽沿，略爲點了一點頭，笑嘻嘻地望着楊杏園。楊杏園道：不要走，我們一路看菊花去。吳碧波放低聲音，斜着眼睛笑道：這可對不住，我要陪我的好友哩。說着自向東邊去了。楊杏園停了一停，李冬青才慢慢走上前來。笑道：你這位朋友，很調皮的。楊



杏園道：小孩子淘氣。李冬青笑道：閣下也未必是大人。說着話，已進了擺列菊花的大殿，遊人很多，楊杏園就沒有望下說了，這一個大殿上擺着幾百盆菊花，五光十色，倒很不少俊逸的種子，看了一遍，楊杏園問李冬青愛那一種。李冬青就一老一實的批評了一陣子。到了最後，少不得也要問一聲楊杏園，你愛那一種。楊杏園道：菊花越淡越好，我愛白的。李冬青道：這裏白色的菊花很多，難道你都贊成嗎？楊杏園道：自然有個分別。說時，楊杏園將手往東邊一指，說道：那邊有一棵很清秀的，就可以代表我心中所愛的菊花。李冬青笑道：那自然是一經品題，身價十倍的，我倒要看看，是怎樣一朵菊花，大概伯樂所顧，一定不凡。走到近處一看，原來是一枝獨幹，上面開了兩朵白菊花，那菊花瓣子，有一指寬，瓣的尖端，略略帶些粉紅。李冬青笑道：這也未見得十



分好呀，那邊不有一盆嗎？不過題名六郎面，却是很切。楊杏園道：不對，不對。李冬青一面說話，一面彎着腰，將那白蠟桿上夾的標名紙條，看了一眼，原來是並頭蓮三個字。這一個小紙條，本來捲着半邊的，所以李冬青先沒有看見。這時那紙條掛得平正了，一看都看見。李冬青臉上一紅，不敢望着楊杏園。楊杏園本想問一聲：你贊成嗎？說到嘴邊，又忍了回去。搭訕着掉過臉去，故意很詫異的說道：好花好花。李冬青也回過臉來問道：什麼好花？楊杏園道：這兩朵葛巾，綠色的花瓣，配着金黃的花心，實在古雅。李冬青附和着他的話，也贊許了一陣。剛才的話，雲過天空，就不提了。看了花，走出大殿，楊杏園道：今日天氣，沒有風沙，在園裏遶個灣兒再出去，好嗎？李冬青道：忙人都有工夫遶灣，我閑人自然不成問題。楊杏園讓李冬青走前一步，自己在後跟隨着。沿着栢

樹林裏的大路，走了大半個圈。楊杏園只是望着前面人的後影，不像未看花以前，那樣談笑自然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倒是李冬青時常找出幾個問題來談着。順步走去，不覺到了水榭後身的小石橋上。一灣曲水，這時既清且淺。水面上還留着幾根荷葉幹兒，臨風搖撼。李冬青道：這殘荷葉，既枯又黑，究竟不好。記得紅樓夢上有這一段，賈寶玉要拔去塘裏的荷葉，人家一勸他，說留得殘荷聽雨聲，他就留着，可見人的見解，隨時可變。楊杏園道：那是姊妹們勸他的，所以他信了。要換一個賈政門下的清客去勸他，恐怕沒有這樣靈。李冬青笑道：這話我也承認。楊杏園道：你覺得寶玉這種行爲對不對？李冬青道：據我說，寶玉一生，沒有一樁事是對的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個批評，下得太苛刻了。能不能舉出一個例子來？李冬青道：這不是一言可盡，我有一本讀紅樓夢雜

記，上面批評得有，我明天送給你，你就知道了。一面說話，一面走着，又到了水榭前面。楊杏園却不往前走，自向水榭外的迴廊下走來。李冬青在後面說：這裏有什麼意思，我們走罷。楊杏園靠着欄干道：這裏靠水，很清靜。晚上在這裏玩月，三面是水，最好。說時，楊杏園呆呆的站着，只望着對岸，那對岸，一個大鐵絲網罩，從岸上罩到池心，裏面養了不少的水禽。李冬青道：不錯，那裏養了兩隻鶴，他要飛舞起來，遠遠是很好看的。但是這種東西，懶得很，他是難得飛舞的。楊杏園道：不！我是愛看水裏的那一對鴛鴦，你看他游來游去，總不離開，很是有趣。李冬青站在楊杏園後身，彼此都不看見臉色。楊杏園說了這句話之後，半晌沒有言語。李冬青笑道：這也是天生的。造化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他愛教你怎樣，你便得怎麼樣，有是推不了，沒是強不過來。我們看見鴛

鴛鴦雙雙一對，覺得有趣。也許他自己看起來，極是平常。楊杏園便套莊子說道：子非鴛鴦，安知鴛鴦之不樂？李冬青也笑道：子非我，焉知我不知鴛鴦之不樂？楊杏園道：我們不用爭。我請問你一句話，天下事事物物，還是有伴侶快樂些呢？還是沒有伴侶快樂些呢？李冬青道：這很難說定，看各個的性情物質如何，才能下斷語。有以得伴侶爲樂的，也有以不得伴侶爲樂的。楊杏園原是看着鴛鴦，這時轉過臉來，正對李冬青道：這話我不敢贊同。要說人有以不得伴侶爲樂的，何以沒有人成心學魯賓遜飄流到絕島去的？李冬青道：在這種社會裏，我們碰不到罷了，那裏能說沒有？楊杏園道：就是有，也是有所激刺使然，決不是自然的。我以為與世落落不合的，像陶淵明、嚴子陵這些人，並不是以孤獨生活爲樂。不過眼界高，把俗人看不入眼，所以成了孤高自賞的人。

你以爲如何？李冬青笑道：你根本上錯會了我的意思，你說的是人事，我說的是天然。你慢慢想去，就明白了。楊杏園道：世上那有……李冬青不讓他說完，止住他道：不要討論這種無聊的問題了。走罷，那邊溫室裏面，還有許多鮮花，到那裏看看去罷。說畢，他已開步先走。楊杏園見他已走，只得也就跟在後面，李冬青已是毫不停留，出了中央公園的大門了。楊杏園生怕自己的表示，有些太露骨了，以致引起他的不悅，悄悄的在後面走，不敢再說什麼。可是看李冬青的顏色，絲毫沒有什麼變動，依然平常一樣，心裏又安慰了一半。不過他這樣矜持，儼若無事的態度，未知他的旨趣何在。兩人各坐了一輛洋車，一路回家，李冬青的車子在前面走，楊杏園的車子在後面走。車子是先到楊杏園門口，李冬青的車子過去了，他還回過頭來，笑着說一聲再會。

第五十二回 一柬結金蘭緣訂來世 四言留血淚誓守今生

楊杏園低着頭走進自己屋裏，將帽子一扔，掛在衣裳架上。身子往沙發椅上一倒，靠住椅子背，只是傻想。腦筋裏的印象，如演電影一般，哭的形狀一幕，笑的形狀又一幕。想道：往日他是個持重的人，照今日看來，有幾處很是率真的了，但是有幾處在持重之外，又有些裝癡裝獸，似乎有很深的城府，這種人最可怕，我是不取的。本來呢，女子經人家用情的試驗，這是不肯輕易容納的，他裝癡裝獸，却又難怪。他是有意如此嗎？又有些不然，當我看鴛鴦的時候，他照事論事，恐怕還沒有悟哩。然意之外到言而不見得吧？我說那並蒂菊花的時候，他不是很難

爲情嗎？順邊一想，反邊又一想，覺得順想有理，反想也有理，自己做啞謎自己猜，簡直猜不出一個頭緒來。就這樣糊裏糊塗想了幾個鐘頭，在沙發上竟呆過去了。在這個當兒，吳碧波穿着一套漂亮的西裝，笑嘻嘻地進來，吳碧波後面又來了許多朋友，十個倒有九個穿了西裝。而且每人的衣襟上，都插上了一朵紅花。他們走上前來，簇擁着楊杏園望外就走。都說道：快上禮堂去罷，害什麼臊呢？新娘子快要到了。楊杏園這時候，喜歡得言語無可形容。只是嘻嘻地笑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到了禮堂上，那邊站着一個身披水紅紗的新娘子，一羣女賓，圍得花團錦簇。楊杏園心裏想道：好快，他怎麼就來了？這時人多手雜，一陣忙亂，就把婚禮舉行過去，一刻兒工夫，大家又在新房裏了。壁上掛着許多繡屏喜聯，有一個玻璃框子的絲繡喜聯，上面落款是杏園冬青

兩先生結婚之喜。上聯是水月松風清華絕俗。心裏想道：這那像喜聯，而且字樣用得不太好，我看他下聯拿什麼來對？一回過頭去，看見李冬青穿了一身水紅色的衣裙，低頭一笑，轉過身去了。仔細看時，並不是水紅色，乃是藕色的。而且沒有穿裙子，乃是一件旗袍。心想：這件衣服，從前梨雲是最愛穿的，他也愛穿嗎？不想再一看，這人正是梨雲，梳着一條漆黑的辮子，插上了一枚珠花壓髮。楊杏園忘其所以，手扶着梨雲的肩膀，說道：你怎樣把臉背着我，你惱我嗎？我真不曉得你還是好好的。但是他死也不回轉臉來，那裏牽得動？那些男女來賓，大家都好笑，說是新郎太沒有用了。頭一天，大庭廣衆之間，就是如此，將來還了得嗎？楊杏園聽了這些話，又羞又急，掙出一身大汗。這時有人喊道：楊先生！楊先生！好像是叫他鬆手。楊杏園睜眼一看時，手扶着沙發椅。

子的靠背，人還躺在沙發椅子上呢。聽差站在一邊，說道：楊先生醒醒兒罷，快開飯了，說時，擰着了電燈，斟了一杯熱茶，遞給楊杏園。楊杏園接了茶杯，對那茶上升起來的熱氣出神，半晌也沒有說什麼。聽差道：楊先生，您不舒服嗎？楊杏園道：沒有什麼病，不該睡午覺，把人睡呆了。楊杏園這樣說着，倒是真像有病似的。夜裏勉強將報館裏的稿子弄完，就拿出一匣信紙來，筆蘸得墨飽，不加思索，就寫了三張八行。剛要寫第四張時，自己把信從頭到尾看了一看，雖然有兩三百字，全是空話，一句也不切實。一嫌不好，馬上把他搓成一個紙團，扔在字紙簍裏。於是從新寫起，把句法望簡潔一路做去。寫了一張八行，還覺不好，又把他搓成第二個紙團，扔到字紙簍裏去了。這時心裏一大篇的話，真好像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從何說起。於是索性把筆丟了，走到臥房裏

去，仰在床上躺着，望着帳子頂，靜靜的呆想。他想了半天，居然得了一個意思。一翻身爬起來，走到桌子邊坐下，提筆便寫了四句詩。那詩是：簾捲西風漾鬢絲，黃花相對兩三枝，花寒若有憐人意，可在亭亭不語時？

寫畢。又在詩後草草的寫了幾行字道：看菊歸來對案頭，盆供尤爲愛惜。偶有所感，因賦七絕一首。尚乞不吝賜和，以開茅塞也。卽呈冬青學姊正之，杏園再拜。將信寫好，馬上就叫聽差送到李家去。當時心裏就繫了一個疙瘩，不知道李冬青對此，是怎樣的答覆？初時預料今夜有回信，一直等到十二點，並沒有信來，只好去睡覺，待諸明日。心想，他早上是要出去教書，回來在下午，若有回信，恐怕要到明晚了。誰知次日一早起，剛一下牀，就看見書桌上擺着一封信，那字正是李冬青的筆。

跡，也來不及扣衣服，赤着腳，站在地下，便拆開信來，那信道：

杏園吾兄愛鑒：青今突以兄相稱，兄必訝然。而青之於此，固已籌思半年，爛熟在胸。但隱無可隱，至今始發耳。兄於青，相知未及一年。而青於兄，則在讀梅花詩十首之時，已心儀其人。蓋詞華藻麗，瀟灑不羣，自有令人欽慕者在也。及既見吾兄，則一往情深，人如其詩，竊幸所慕之非虛。而兄以青命途多舛，家室飄零，尤垂青眼，青非木石，安得木然無動於中？故詩文往返之間，花月評章之會，雖相逢日密，而不敢以男女之別爲嫌。情感之好，夫豈局中人自知，吾儕友朋，固早已紛騰於口矣。事已至此，青果擇終身之良伴，舍兄而外，寧復有誰？即以今日而論，並蒂之蓮，同命之鳥，兄所舉以示青者，則白首之約，固已不啻若自其口出。由是言之，是吾兩

人之必須結合，各已莫逆於心，奚待黃花之詩，微辭遙託耶？

楊杏園看到這裏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拿着幾張信紙，開了房門，就往外走，打算告訴人。但是走到外面屋裏一想，又有誰可告訴呢？他醒悟過來，自己也好笑。復又走回臥室，將那封信，從頭至尾又看一遍。這才知道，原來信還只看一半，還有兩張信紙，寫得密密的呢！上面說：

雖然，青之薄命，自呱呱墮地以來，已爲一定不易之局，故人世姻緣，與青絕對無分。青言及此，雖爲萬言之書，不足以盡其悲苦之萬一。柔腸萬轉，只向兄道得一聲有負知己而已。

楊杏園看到這裏，臉也變了，手也顫了，那一顆心，更是像時鐘的下擺，在胸口亂跳。但是越是這樣，越要往下看，那信接上說：

青知一出此言，必至大傷兄心，故始終隱忍，不敢以告，且更知兄

去冬情場所受重創，已爲畢生之恨，今哭死者之淚未乾，青又將以薄命之故，向兄索之，於情良有未忍也。在青之意，本擬一面求形跡之淡，以冷爾我情意。更一面物色賢淑，自居於塞修。願兄旣比鄰而居，而友朋亦以同心見許，致青爲兄情網所縛，無可自拔，結果必有今日，青已早知，惟兄夢夢耳。

楊杏園看到這裏，已經站不住，便倒在椅子上。聽差在外面，已經由玻璃窗下，看見了楊杏園，他進來打臉水，說道：楊先生早上很涼，怎樣還穿條單褲，仔細中寒。楊杏園沒有說什麼，只搖搖頭，再看信末段說：

嗟夫，杏園兄，我負君矣。爲兄計，視我爲梨雲妹，業已死去可，或以爲李冬青並無其人，自始卽未嘗遇我亦可。青思及此，恨不卽死，死而重生爲女，十五年之後，猶得兄中年而事之。但第二生命之

說，渺茫無稽，亦空作此想而已，杏園兄，謂將奈何？

楊杏園將信放在桌上，把兩隻胳膊，互相抱住枕着頭，對着那一張剩信，不敢仰視。半晌，抬起頭，長歎了一口氣，將信拿在手上，再看那未了的末節信說：

青書及此，已不覺腕之酸，淚之下，方寸之亂，而瑣瑣碎碎，以前所作何語，即亦不復自知。但預料兄讀得此書，其煩惱痛苦，當十倍於青者。青於無可奈何之間，思得一法，乃以形式之愛，移作精神之愛，以同居之愛，移作手足之愛。則庶幾有生之年，猶不失爲塵海之良伴也。人而至於終身愛好，彼此無間，則亦足以愉快矣，又奚必限於婚姻之約哉？且退步想，世之始以友愛，繼之以婚姻，而終乃以計劃柴米油鹽，陷於苦惱之境者，則又比比是。則吾人

得終身爲友，亦未始不可作美滿結果看。且西諺有言曰：結婚乃人生之墳墓，由此言之，則吾人何不爲活人，而必作塚中枯骨哉？此青所以以兄事君也。兄眼光不隨時俗，青常信能解脫一切者，則其對青也，又未必不能以超人之態度相對。而青之瑣瑣碎碎，或正淺之乎視兄耳。方寸旣亂，不知所云，咽淚長歎，擲筆惘然。惟兄察之。

冬青再拜

楊杏園將信看完，也不願再看了，將信疊起，便塞在衣袋裏。坐在椅子上，一言不發。半晌覺得兩條腿像冷水澆了一樣，低頭一看，原來自己還是穿一條單褲子，赤足穿鞋呢。回頭一看，洗臉架子上，不知幾時已經放了一盆水在那裏，走過去伸手一摸，水也不十分熱。但是也不願意叫聽差再換一盆，就這樣洗了一把。漱洗之後，自己再去穿衣服，不

料這樣一來，就傷了風了。穿好衣服，喝茶看報，不到兩個鐘頭，忽然覺得身上不舒服。便走到院子裏來，慢慢踱來踱去，呼吸空氣。這傷風症偏是不適用這樣治法，越運動越是難過，一陣惡心，便大吐起來。聽差看見，連忙走過來攙扶道：「剛才我還說，您別凍着，您瞧，還是凍着了。您進去歇一會兒罷。」這時楊杏園身不由主，實在也支持不住，由聽差把他攙了進來，摸着床，便睡下去，聽差便替他將被蓋好，這一睡，糊裏糊塗，一直睡到下午三點鐘才醒過來，人也就清楚些了。便吩咐聽差，泡了一壺薑湯，拚命的喝了半壺，索興脫了衣服，將被蓋得完密，再又睡了一覺，等到出了一身大汗，人才爽快了。這時已是晚上，日裏睡了一天，晚上就睡不着，睡在枕頭上，先是聽見富氏兄弟吃晚飯，復聽到富老大出門去，聽到老二老三念書，又聽到老大回家，一直聽到萬籟俱

寂，自己還是睡不着，前前後後，自己思想了一遍，不由得爬起來，在衣袋裏將那封信取出，睡在枕頭上，一字一句，仔細研究了一番，總覺得李冬青純是自怨自艾，並無半點對我不滿。那末，何以不能結婚？在這一點上，自己作啞謎自己猜，什麼原由也猜遍了，總覺理由不充分，越想越睡不著。不覺聽得外面屋子裏的掛鐘，噹噹噹，敲三下。這時，楊杏園兩眼枯澀，纔覺得有些昏迷，便閉着眼，立意睡覺。無如心火如焚，一陣一陣的鼓盪，總是睡不穩。後來便用相傳治失眠的老法，心裏默數着「一二三四」，一直望前數。不料數到三千個數目，還是清醒白醒的，於是這一晚上，簡直沒睡，等窗外大亮，聽差起來掃院子，才迷糊了一陣。到了上午十二點鐘，慢慢的起來，打一個電話，向報館裏告了假。便隨便拿了一本書，躺在沙發上看。下午兩點鐘的時候，只聽見小麟兒在

窗外和聽差說笑，便把他叫了進來，小麟兒問道：楊先生，你今天沒有出門嗎？楊杏園道：沒有出門。小麟兒道：楊先生害什麼病？好些了嗎？楊杏園道：我不害什麼病。小麟兒道：我昨天下午到你這兒來了，你睡了一天，怎不是害病？今天上午我也來了，你還沒有起呢。楊杏園道：你沒上學嗎？小麟兒道：上學了。楊杏園道：你上學，上午那有功夫到這裏來？小麟兒道：我看你不舒服，特意來看你的。楊杏園便握着他的左手，說道：謝謝你！你一天比一天懂事了。小麟兒笑道：是我自己來看你的。你不舒服，我媽不知道，我大姐也不知道，他們沒有叫我來看你。楊杏園道：那末，越發的要謝你。你大姐在家看書嗎？小麟兒道：沒有看書。楊杏園道：出去了嗎？小麟兒道：在家裏待着呢。楊杏園再要和他說話時，他掙開手就跑，說道：我不和你說許多話，我要回去呢。楊杏園道：回去有

什麼事？小麟兒把一個食指含在嘴裏笑着對楊杏園道：我不告訴你。說畢，就跑了。小麟兒去了，楊杏園一想，這大的小孩子，他那裏懂得來看病。我又何必作那小家子氣象，競競於婚姻之得失，越發讓他難過。我不如放開手去，照他的話行事，看他將來怎麼樣？如此一想，振作精神，便依舊如往常一般作事。對李冬青那封信，便打算等到燈下無事，詳詳細細答覆一番。這天晚上，吃過晚飯，和富家兄弟講了兩篇楚辭，早一點兒就回書房來。一掀門簾子，只見李冬青坐在自己寫字的位上，舖了一張白紙，低頭寫字玩。前面兩行寫的是欲除煩惱須成佛，各有因緣莫羨人。又兩行竹葉與人既無分。菊花從此寫到此字，李冬青一抬頭見楊杏園進來，便笑着站起來說道：講得好楚詞。楊杏園道：你怎樣知道？李冬青道：我剛才進來的時候，在窗戶外聽了半天呢，我聽

見你把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，那幾句，高聲朗誦，我就止住聽住了。楊杏園嘆了一口氣道：老冉冉其將至兮，恐修名之不立。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色之落英。李冬青道：不要發牢騷了，我問你一個字。這個落字和上句墜字是平等的嗎？楊杏園笑道：你是一個研究詞章的人，難道這個不懂。李冬青道：我還真不懂。我想這菊花不比別花，沒有自落的，從小讀離騷就引爲疑問，後來看王逸的註本，他當作取字解，以爲這落英二字，是和墜露相對的。這樣解，終不妥。但是除了這個也無別法可解了。楊杏園道：這樣解是不對的。李冬青道：還有別解嗎？楊杏園道：你念過爾雅沒有？李冬青道：只看過一兩回，這和說文一樣，看着一點趣味沒有，沒有念過。楊杏園道：那就難怪。這個落字的解法，爾雅釋詁第一句，就說得明明白白，乃是初哉首基肇祀元胎俶

落權輿，始也。這句夕餐秋菊之落英，就是夕餐秋菊之始英。初開的菊花，又香又嫩，自然好吃。若說吃落了的菊花，恐怕自盤古到如今，也沒有這回事。李冬青笑道：這種念了頭痛的書，虧你記得。楊杏園道：這也因為他是爾雅第一句罷了。李冬青道：如此說來，北京這些飯館子裏的廚子，都是會讀離騷，會讀爾雅的。楊杏園笑道：匪夷所思了，這話從何說起？李冬青道：到了秋季，這些飯館子，不都新添菊花魚鍋嗎？說一句笑話，我初次在北京上館子，看見夥計送上兩碟白菊花的花瓣來，擺成一隻螃蟹的樣子。我想這倒別緻，但是也不過猜着擺樣罷了。後來桌上的人把兩碟新鮮菊花瓣全倒進火鍋裏去，我才知道是吃的。如此說來，不是北京廚子，得了屈大夫的衣鉢，知道餐落英嗎？楊杏園道：這種吃法，南方也有。不見得就是北方廚子發明的，而且這些廚子

弄這項菊花鍋，焉知又不是得之於士大夫之家哩？李冬青見楊杏園談得很高興，索性引了許多問題來問他。楊杏園心裏納悶，爲什麼他今天這樣高興？自己本來有一封長信要寄給他，現在二人當面，正好談一談了。可是李冬青儘管引着許多有趣的事說，想要問話，無縫可入。而且自己所要問的話，又不是三言兩語可盡的，總要慢慢談起，所以說了半天的話，楊杏園只是嘴裏隨便答應。說了之後，自己便不記得了。楊杏園正想之間，在棹子邊，和李冬青對面坐下，見那張字紙，菊花從此二字以下，便沒有字。因成心問道：這是兩句熟詩，我竟忘了，這下面還有幾個什麼字。李冬青笑道：何至於忘了，提筆便補上不須開三字。楊杏園道：這兩句詩，固然是活對法。但竹葉於人無分，只管竹葉於人無分，何必菊花也不讓他開？李冬青低着頭，手撫着那張紙，很淒

慘的說道：這叫無福人連累有福人。楊杏園聽了他這話，不知要怎樣說才好，嘆了一口氣，站起來在屋子裏踱了幾個圈子。然後說道：我自信是個厭世派，不料你厭世的觀念，比我還深。說了這一句話，再要望下說，又覺太逼近了，轉不好出口。因為這一年以來，和李冬青雖成了極好的朋友，但是他一談到戀愛問題，李冬青必極力迴避。若是談些文藝上的話，反可以盡興發揮，無話不談。起先楊杏園還以為李冬青不脫舊式女子的故態，有些害臊。後來日子一久，知道李冬青最怕談愛情，實在無法透露口風。有時勉強一試，他雖然不正色拒絕，可是就像人家揭發了他的陰私一樣，十分難受。看那情形，實在是吞聲引恨，並不是無語害羞。楊杏園和他談得高興的時候，既不能說出愛慕，掃了他的興頭。無原無故，這愛慕二字，又不能衝口而出。他這一腔心思，

也就極抑鬱之能事，愛情是個消磨勇氣的東西，到了此時，楊杏園一見李冬青冷冷的樣子，自己先軟化了，那裏敢再提到愛好字樣。楊杏園不作聲，李冬青也不作聲，一時屋子裏便十分沉寂了。楊杏園坐在一張小的沙發上，兩隻足交叉起來，搖曳不定，半晌，微微的喘了一口氣。李冬青原本在桌上寫字，這時便把筆一放，對楊杏園道：我昨天就聽見小麟兒說，你人不舒服，今天全好了嗎？楊杏園道：那是一時的感冒，過一兩天，自然好了。不過……說到這裏，就咽住了。李冬青道：你是一個聰明人，難道看不破。楊杏園抬頭看李冬青時，臉上板得一絲笑容沒有。正襟危坐在那裏。楊杏園微笑道：有什麼看不破？說了一句，又沉默了。李冬青道：我很用不着避嫌疑說話了。我前天給大哥的一封信，我實在是出於不得已，我本想當面來說的，但是當面說起來，恐怕

還是不能暢所欲言，所以寫了一封信來。楊杏園初聽李冬青叫一聲大哥，心裏突然一動，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。勉強笑道：這封信實在出於我的意料以外，這樣的稱呼，我有些不敢當。李冬青道：大哥對我那信不滿意，我是知道的，我希望大哥要諒解我的苦衷。若說以兄相稱就不敢當……李冬青微微歎了一口氣，他的臉掉過去了，在身上掏出一塊雪白的乾淨手絹鋪在桌上，用手慢慢的去摸平，把桌上的銅尺壓住了兩端。楊杏園以為他把話說的造次了，所以搭訕着撫摸手絹。這時李冬青一伸左手，把墨盒傍邊那把削鉛筆的小刀，拿在手裏，將右手的中指伸開，猛然提起小刀，在中指頭上，極力畫了一下。一刻兒工夫，指頭上就湧出血來，李冬青當那血湧得最盛的時候，左手按着手帕，右手便把中指頭在手絹上寫字，楊杏園坐在一邊，看他拿

小刀子，還以爲是削手指甲，絕對沒有留意。忽然看見他用手指頭在手絹上亂塗。連忙跑過來看，只見鮮紅的指血，已經在手絹上寫了三個斗方字。楊杏園一伸手過去，搶着把李冬青的手托了起來。連說道：這是何苦？李冬青左手把楊杏園一推，說道：你讓我寫完這幾個字，不必干涉。說着，飛快的又寫了一個字，連起上面三個字，乃是一句我不負君。楊杏園見了這四個字，倒看呆了。李冬青又在這字後面用血寫了幾個小字，乃是杏園吾兄惠存，冬青血書，寫畢，走到楊杏園臥室裏去，在洗臉架上，打開牙粉盒抓了一把牙粉，將血按住。然後走過來對楊杏園道：那條手絹，奉送大哥，作個紀念。楊杏園到了這時，疑惑李冬青的意思，完全洗去，只覺滿腔熱氣，望上直湧，要透出頂門心而去。李冬青左手捧着一把牙粉，將右手中指頭握住，笑着說道：這事請你保

守秘密，不要對人說。大哥少年朋友多，他們都是喜歡研究婦女問題的。被他們知道了，又要生出許多是非。楊杏園道：那是自然。李冬青看見楊杏園淡淡的樣子，說道：大哥心裏，還不能放開嗎？楊杏園右手捏着拳頭，在左手掌心裏擲了一下，說道：好！我就依從你的話，我想這事，索興不要瞞伯母，請你去對他說了。以後我以一日之長，勉做兄長，大家就是自己人，有許多客套，就可以刪去了。李冬青笑道：這樣就好，家母一定很喜歡的呢。楊杏園見事已如此，也就只好望這條路上走。光陰易過，轉眼又是半個月，楊杏園屋子裏養的一些菊花，現在都有一半枯萎了。楊杏園坐在位上，背望後靠着椅子，籠着衫袖，望着菊花出神。一抬頭，只見小鱗兒手上拿着一個皮球，在窗子外走廊下拋，便隔着窗子喊道：小鱗兒進來，怎麼今天又不上學？小鱗兒很高興的跳

了進來，說道：我不上學了。說時，把皮球向地下一丟一拍，又在房裏鬧起來。楊杏園道：你爲什麼不上學？好兄弟，不要學那些壞孩子逃學。小麟兒把頭一偏，又一跳，說道：你別瞎說，誰逃學？楊杏園道：是你母親不讓你上學嗎？小麟兒道：是的。母親說反正也只讀得了一個禮拜書，大清早起來上學冷得很，叫我不去了。楊杏園道：怎麼只讀得了一個禮拜書？小麟兒道：你還不知道嗎？我們就在這幾天裏頭要回南去呢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嚇了一大跳，將手拉住小麟兒的小手，問道：沒有這回事。你母親冤你好玩的。我怎樣沒有聽見說過？小麟兒道：真去，誰冤你。母親說要坐好幾天的火車呢。楊杏園道：上那兒去？小麟兒道：回南邊去呀。楊杏園知道小麟兒向來不撒謊的，而且他也不曾撒這個大謊，這事竟有八九分是真的。握着小麟兒的手，呆呆的想着，是何原

故李老太太要走。小麟兒見他不作聲，摔開他的手，自往外走。楊杏園追出來，又問道：你大姐？小麟兒道：大姐在家裏。楊杏園笑道：知道他在家裏，他回南不回南？小麟兒道：他不回南吧？楊杏園道：你怎麼知道他不回南？小麟兒道：我不知道，我這樣猜想呢。楊杏園一點摸不着頭腦，到了黃昏時候，逆料李冬青已回來了，便踱到李家來。一走到院子裏，就看見李老太太戴了一副老花眼鏡，在燈下縫衣服，便一直走來。說道：伯母，你老人家也太省儉了。衣服就不把裁縫去做，交給女工去縫，也不花什麼。何至於戴上眼鏡，還要慢慢的摸着做去。李老太太取下老花眼鏡，用手揉了一揉眼睛，笑道：我那裏還有那個本事呢？說着把手上的布料一舉，笑道：這是一隻行李口袋。縫好了，將棉被褥子全裝在裏頭，還可以攔不少別的東西，出門的人，這樣東西，是不可少的。楊

杏園聽了這話，真抽了一口涼氣。隨便在李老太太對面椅子上坐下，眼睛對着壁上懸的日歷，很隨意的樣子，問道：伯母好好的縫這個東西，也要出門嗎？李老太太笑道：冬青還沒有告訴你嗎？我要回九江去了。楊杏園本想問李冬青去不去，可是又不好開口。便道：大概是走京漢路吧？李老太太道：是的。楊杏園道：三等車亂得很，我勸伯母坐二等車去。小鱗兒兄弟，也許可以打半票，只有伯母和冬青兩張整票，花錢也有限。李老太太道：你是外行了。我已打聽得清楚，特別快車，沒有半票和免票，就是三等，也還可坐。平常通車，不花錢的人，專門在二等裏，不如三等車，人還稀少呢。楊杏園見他沒有駁自己的話，知道李冬青去定了。這個時候，恰好李冬青回來。手上提着一大包東西，先送進屋子去，然後再出來。楊杏園正要問他今日回來爲何這樣晚？李老太太

却先問了，說道：勸業場去了嗎？李冬青隨便答應道：去了。李老太太道：那一大包，將那些紙花，骨頭簪，水鑽的首飾，都買了嗎？李冬青偷眼看了一看楊杏園，答道：都買了。李老太太道：還有王回回的狗皮膏藥，和同仁堂的小兒回春丹，紫金錠，這都是家鄉人愛要的。平常一遍一遍寫信來託買，好寄了去。而今我們自己回南就不送人家，少不得人家還和我們討呢，所以總要多買些才好。李冬青要想把話來扯開，已是來不及，只是聽一句，答應一句。楊杏園知道他的意思，無非是想隱瞞這南下的話，不讓自己知道。便笑著對李冬青道：還有幾樣漂亮些的土儀，也不能不買一點，像瑤瑯銅器，銅墨盒子之類，都是送人的好東西。李冬青聽他這話，知道南下的事，他已曉得了。一時也找不出什麼話來回答，也不過承認他這話不錯而已。當時李老太太便問楊杏園

吃了晚飯沒有，意思想留他吃晚飯。楊杏園回說，吃過了，坐了一會兒，自回去。到了家裏，倒真是在開飯，聽差問他吃晚飯不吃，他一擺手，走回房去，便利衣躺在床上，聽差以爲楊杏園又不舒服，進進出出，倒是捏手捏脚的，怕驚動了他，其實楊杏園絲毫沒有睡着，只是側着身子，閉着眼睛，一味的悶睡。約摸也睡了一個鐘頭，只聽見一陣脚步聲，從外面走了進來。脚步到了房門口，停了一停，到了床面前，又停了一停。楊杏園以爲是聽差，也就由他，並不理會。一會兒那脚步向外移動，有人說道：睡了，明天再來吧？楊杏園聽得是李冬青的聲音，一翻身坐起來，笑道：那個睡着了呢？李冬青已經走出房門，復又回來。笑道：不敢驚動，所以回去，原來是醒的。楊杏園道：我正在納悶，你要回南去，何以不讓我知道？李冬青道：我原是怕大哥疑心，所以來解釋這一個問題。說

時，兩個人都在外面客房裏坐下。楊杏園叫聽差沏一壺新茶，又給了他些錢，叫他去買瓜子點心。李冬青笑道：天天來的客，何必這樣招待。楊杏園道：我想留你多談幾句話，趁着這幾日，多客氣一點，幾日之後，勞燕東西，就不知何年何月相會了。李冬青聽了他這話，心裏轉覺淒然。但是表面上依舊笑道：這是大哥疑心錯了。我送母親回南去，不過勾留一兩個月，至多明年正月就要來的。楊杏園道：這話我不相信。老伯母全靠着您侍奉的。您既要來，現在又何必送他老人家回南？李冬青道：你這話果然問得有理。但是您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因為兩位家叔都回南去了。他們逃不了鄉族的公論，已經願意分出一些產業，作為家母的養老費，和舍弟的教育費。可是訂明，非回南不能承受，所以我不得不回南。楊杏園道：你所以在外飄泊，無非是為着令堂和令弟。

現在令堂和令弟的問題，都解決了。正可以承歡膝下，終老江南了。明年正月，爲什麼還要來？李冬青道：我這幾年爲了家庭問題，不能求學，正是一樁大恨事，他們的問題，既然都解決了，我樂得抽出身子來北京讀書，爲什麼終老江南？楊杏園聽他的話，也有相當的理由，却也相信，說道：縱然你有此意，一來伯母肯讓你遠離與否，就不可知。二來人事變幻，少不得隨環境爲轉移，到那時候，也不敢說一定沒有阻力，讓你如期北上。有這兩種看法，所以我願意這兩天在一處多盤桓一會兒。李冬青笑道：凡事這樣想，人生可慮的地方，那就太多了。說時聽差將點心買來了，用碟子盛着，都放在茶几上。楊杏園將新沏的熱茶，斟上一盃，放到李冬青面前。笑道：勸君更盡一盃酒。李冬青用手接着茶盃，身子略微起了一起，也說一句唐詩。笑道：與汝同消萬古愁。說畢，一

口喝了。將杯放在茶几上，問道：我解釋得好嗎？楊杏園道：自然好，說完這句話之後，兩人對嗑着瓜子，半晌沒有說話。無意中，楊杏園微笑了一笑，李冬青兩個指頭，夾着一粒瓜子，放在四顆雪白的門牙中間，要咬不咬的樣子，一抬眼皮，見楊杏園笑了，也吟吟一笑。這樣一笑，總是他們認識以來，最愉快的一次了。

第五十三回

永夜離懷心悲將滿月

斜陽古道腸斷獨歸人

楊杏園悵悵的呆立了一會子，才笑道：我覺有好多話要說，一時偏是毫無頭緒，不知道從那裏說起才好。李冬青道：我也是這樣。其實仔細一想，本來也沒有什麼話說。楊杏園道：讓我來想想看，可有什麼可說的。說着昂起頭來，想了一會。然後說道：你的大作，沒有專門送過我，作幾首詩送我，爲臨別紀念罷。李冬青笑道：這仍舊是不相干的話，不切實際。楊杏園道：要切實際的話，我只有一句，希望常通信。李冬青道：總疑我一去不來嗎？楊杏園嘆了一口氣道：我現在無論遇什麼事，都是抱悲觀的。李冬青知道他有一肚皮抑鬱之氣，也無法安慰，脚微微的

踢着地板，低頭無語。楊杏園斟了一杯茶自喝着，一雙眼睛，只望壁上懸的風景畫片。屋子裏頓時沉寂了，一點聲息沒有，半晌楊杏園歎了一口氣，將茶杯放在茶几上，自站起來，在屋子裏踱來踱去。李冬青也站起來道：「不早了，我回去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多坐一會，多坐一會。」李冬青經他挽留，只得又坐下。但是默默相對，沒有什麼話。坐了一會，李冬青笑道：「竟是沒有什麼話可說，我走罷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家裏沒有什麼事嗎？」李冬青道：「沒什麼事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回家也是坐，在這裏也是坐，何不多坐一會？」李冬青道：「我明天又不走，何必依……」頓了一頓再說道：「依舊這樣挽留。你找出一個事做，我就還坐一會。」楊杏園道：「我這裏有圍棋子，下一盤圍棋罷。」李冬青笑着點點頭。楊杏園忙着在棹上擺棋盤，移電燈，硬和李冬青下起棋來。下了一個角，已死了。第二個角，形勢又不好。李冬

青道：你不補一子嗎？又輸了。楊杏園將棋子一摸，棋局亂了，笑道：算我輸了。不下了。李冬青知道他無心下棋，笑道：我的棋，也不高明，何至於望風而逃？楊杏園道：不知道什麼緣故，我今天連補眼都不會，慢說一盤棋只四隻角，就是八隻角，我也佔不住一隻，與其一敗塗地，莫如先遞降表。李冬青也不去追問。坐了片刻，起身便走，說道：明天會罷。楊杏園道：還早呢。這句話雖說出來了，請他再坐的話，究竟也不能出口，只好跟着後面送出來。送到大門口，只見電燈通亮，照得胡同兩頭，空蕩蕩的。楊杏園道：好冷靜，我送你到家罷。李冬青道：這一點兒路，怕什麼？但是楊杏園說了，果然送了出來。到了門口，李冬青敲門，王媽出來開了。李冬青站在門外，對楊杏園道：你可以回去了。說了一聲明天會，楊杏園一步一步回來。到了自己門口時，回頭看着李冬青還站在那裏。

便將手揮了一揮，讓他進去。等那邊進去了，他才進來。從這天起，不是李冬青到他這邊來，就是楊杏園到他那邊去。轉眼又是五天，次日便是李冬青動身的日子了。到了這日下午，楊杏園在附近的館子裏，專爲他母子三人餞行。吃完飯之後，李太太和小麟兒回去，李冬青到楊杏園家來，爲最後的辭行。這幾日以來，有什麼話也就可以說盡了。況且就是這幾天，雖然互見較密，其實也是閑談。這時匆促之間，自然也就無有甚話可說。李冬青只在外面屋子裏坐一坐，說道：我要回去收拾行李，便走出來，走到院子裏，只見一輪八分圓的月亮，正在樹梢，照得樹影橫臥地下，很是明亮。楊杏園走了出來，抬頭一望月亮，便吟道：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娟嬋。李冬青聽他吟了這一串水調歌頭，默然

無語，低着頭自去了。楊杏園道：「明天我一早過去，不送了。」李冬青微微答應一聲，已轉過屏風去。楊杏園倚着門，在月亮影裏沉吟不已，忽然心裏默着得了一首七絕。那詩是：

斷盡柔腸奈別何，臨歧言語轉無多，
低頭月下蕭然去，淒絕數聲水調歌。

自己念了一遍，便走進房去，拿起一張紙來錄下了。看看紙後還有一小幅空白，又題了二十個字是：

送人寂不語，臨風立夜闌，
一輪將滿月，明夜隔河看。

錄完了，把個信封來封了，便叫聽差送到李家去。在信封左角題了候玉兩個字，聽差去了一會兒，拿了一張素紙回來，也沒有信封封着，楊杏園接過來看時，上面歪歪斜斜，寫了幾行字道：「兩詩皆令當事人不

忍卒讀。倚裝匆匆，心思如秋山亂草。此時此地，實無法奉和也。知白。楊杏園將字紙疊着，塞在袋裏。便早早的上床睡了，預備早些起來，和李冬青照應一切，幫助上車。可是心中有事，那裏睡得着。由十點鐘睡到隔壁屋子裏的鐘打兩點，還是醒的。索興不睡，找了一本書，靠在枕頭上看，這樣一來，纔把睡魔勾起，次日醒來，深恐不早，在枕頭下摸出手表來一看，却還是六點多鐘，怕睡了不容易醒，便穿衣起床。這時聽差沒有起來，廚子也沒有起來，他都不驚動，自己到廚房裏去舀水洗臉。煤竈上現成的開水，沏上一壺茶，慢慢的喝着。待了好久好久，才是七點鐘。聽差聽得響動，也起來了，楊杏園便叫他開了門，自上李家來。一敲門，王媽出來了。楊杏園一眼便看見他眼睛上有兩個紅暈暈兒。王媽道：楊先生真早。你瞧，大家過得像一家人一樣，這一走，教人怪捨不



得的。楊杏園點點頭，自望裏走，只見李冬青母子，正在屋子裏收拾網籃。李冬青便道：早呢，大哥你就來了。楊杏園道：在家裏也是白閑着，過來多少可以幫一點忙。李冬青道：東西都收拾好了，沒有什麼事了。楊杏園道：我還忘記問，這些書算存在我那裏，這些木器傢具呢？李老太道：我本來送何太太的。他又多情，不肯白要，送了我們三張車票。其餘零碎物件呢？我就送王媽了。楊杏園一想，怎樣送得乾乾淨淨，一點兒不留，將來李冬青再到北京來，就沒有可用的嗎？心裏這樣想着，愈覺眼前的李冬青，也從此一別，後會無期，十分傷感。一會拉着小鱗兒的手道：小兄弟，以後我們什麼時候再會呢？也許那個時候，你成了大人了。和我不認識吧？小鱗兒道：不，我有了錢，我一定搭火車到北京來，看我那些同學。楊杏園笑道：你能言而有信嗎？不要冤你那些同學。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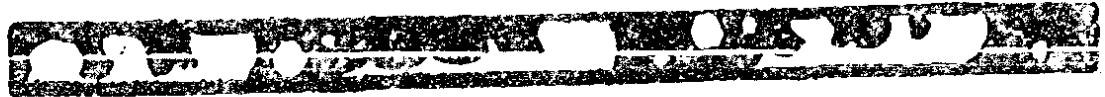
麟兒道：我爲什麼冤他們？我不來就說不來得了。難道不冤他們，他們不放我走嗎？李老太太聽見都笑了。楊杏園道：好乾脆的話。李冬青抿嘴一笑。李老太太把東西料理清楚，還只有八點鐘，大家反而靜靜的坐着，說些閑話。李老太太道：人是個鳥雀性，這時我們還在一塊兒說笑，明天這時，要隔開一千多里了。楊杏園聽說，望着李冬青。李冬青回頭一看網籃，低頭拾落網繩去了。楊杏園道：自從搬到這裏來，沒有事便和伯母來談談。來得慣了，過這門口，就想進來。今天伯母走了，明天走這門口過，才是有些感觸呢。李冬青這時索性不理網籃，低頭到屋裏去了。李老太太道：外面坐着談談罷，將來不知道那一年才相會哩。李冬青先沒說話，半晌，才隔着屋子說道：我有零碎小東西，得找一找呢。好半天，李冬青才出來。對着天上望望道：不早了，我們先上車罷。楊

杏園道：早些上車好，免得找不到座位。於是回去，叫了一個聽差來，將東西先解運上車站，一面打了一個電話，叫一輛大號汽車來。不到十分鐘的工夫，汽車的喇叭，已在門外響了。王媽舉着一點袖口，擦着眼睛，說道：太太，汽車來了。李老太太母子，利着楊杏園一路走出大門。王媽要看守房子，只送到大門口，手扶着門框，眼圈兒紅紅的，好像要流出眼淚的樣子。說道：太太大小姐，路上保重點兒。李冬青也是眼圈透着紅暈，先上車了。李太太和王媽說了幾句互相慰勉的話，也帶着小麟兒上了車。他們三人坐了一排，楊杏園坐着倒座兒，却見李冬青抽出手絹來擦眼睛。李老太太道：王媽跟我多年，像一家人一樣，一說分手，我也怪捨不得的。李冬青聽了這話，越發難受。李老太太又對楊杏園道：冬青也和我一樣，最心慈不過，看見人家哭，是免不了流淚的。李

冬青對他母親一笑，說道：誰和你老人家一樣呢？李老太太沒有回答什麼，大家靜坐了一會，汽車跑得快，一會兒就到了西車站，四人下得車來，走進車站，只見迎面花枝招展，一大羣女賓笑着迎上前來，楊杏園看時，裏面都是李冬青的女朋友。史科蓮何太太也都在內。他們看見李冬青，早是繞了一個大圈，將他圍在中間。有幾個親熱些的，索性走上前和他牽着手，絮絮的談起別況來。那些人看見楊杏園代李冬青提着一個皮包，大家都不免看他一眼。其中何太太和史小姐還與他微笑着，點了一個頭。楊杏園見人家都望着他，大窘之下，執着小麟兒的手道：我們買月台票去。說着，自離開了這一班女賓。他心裏想道：許多男子喜歡看女子，女子總是害臊而走。而今許多女子看起我來，我是一個男子，一樣的害臊而走。由此說來，一個人被許多異性的



人所注意，大概總要起一種奇異的觀念的，這在心理學上，倒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。自己一面想，一面低頭走着。抬頭一看，已走過了賣票處。一轉身，看見一大羣女賓，又說笑着走了過來。心又想，不要讓他們看見我這種傻樣，因自站在一邊，看那牆上的布告，讓女賓都和李冬青進了鐵柵欄門，才去買月台票。楊杏園將月台票買好時，那一班女賓們已不見了。他生怕李冬青找不到好坐位，又不願以一個男子夾雜到女賓裏去，心裏十分爲難。只得牽着小鱗兒的手，在月台上走着，只向火車的窗子裏探望，看他們在那裏。恰好李冬青的臉，在窗戶邊一閃，楊杏園將提包在窗眼裏送進去，又扶着小鱗兒上車。因爲離這窗子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張露椅，便在那裏坐了。伸出手腕來，一看手上的手表，還只有九點鐘。這裏的車，是十一點多鐘開，差不多還差三



個鐘頭呢。自己覺得久坐在這裏，也很無意思，順步走到西車站食堂，要了一份早茶。原先在月台上買了兩份日報，這時一面喝茶吃點心，一面看報。心想這一份早茶吃完，也就可以消磨一個鐘頭了。打開報來，正看了幾行，只聽有人說道：怎麼不上車去？楊杏園抬頭看時，却見李冬青站在棹子邊，一隻手拿着手絹擦臉，楊杏園道：那裏女賓太多，我在那裏，什麼意思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？李冬青道：我也不知道你在這裏，我是打算來喝一杯咖啡的，和你不期而遇哩。楊杏園把左手邊的椅子一移，也沒有說什麼，李冬青便坐下了。楊杏園道：也來一份早茶，好嗎？李冬青道：不，我只喝一杯咖啡得了。車上有一大班送行的人在那裏，我倒離開人家，在這裏快活嗎？楊杏園果然叫茶房來一杯咖啡，李冬青只呷了兩口，起身便要走。楊杏園道：這算什麼？巴巴的來

喝咖啡，沒有喝又要走。李冬青笑道：只是丟了一班送行的人在那裏，心中老覺不安。楊杏園道：喝了這一杯咖啡去，也不見得他們就全走了。李冬青只得又坐下，將一個茶匙，不住的在杯子裏攪，好讓他涼些。楊杏園笑道：我們所談的時候不多了，應該找一點話說才好。李冬青呷了一口咖啡，笑道：你不是說了嗎？臨時言語轉無多。不如以後通信多說些罷。楊杏園道：也只好如此。李冬青道：我要去了，你不必再送罷。楊杏園聽到他說我要去了四個字，不覺爲之黯然。說道：你且去，我一會兒再來車上看看。李冬青道：有一句極俗的言語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你還不知道嗎？楊杏園道：送得老伯母到車站來，我還沒有說一句話，怎能不辭而去？李冬青道：既然這樣我先去了。說完，他放下咖啡杯子，就走出食堂去了。楊杏園又坐了一會，看看手表，已是十點多，心想

女賓不全去，總也不多了，會了賬，走出食堂來。剛到月台上，頂頭就碰見何太太，何太太笑道：我說呢，楊先生怎樣倒先走了？楊杏園心裏想要駁他怎樣兩個字，又駁不出來，却說道：嫂嫂爲什麼就走？何太太道：家裏有事，趕緊要回去料理。現在你可以到車上去，沒有女客了。說着道了一聲再見，自去了。楊杏園心想，這人太心直口快些，越發不像以前了。心裏雖是這樣想，可是毫不考慮，一直就上車來。李氏母女，他們坐在一節茶房車上，三個人佔了兩把椅子。女賓走了九停九，只有史料蓮在這裏。楊杏園上車來，史料蓮李冬青一同讓坐。楊杏園見這地方，是這節火車盡頭的一端，不至兩面受擠，說道：這地方很好，何以揀得的。史料蓮道：在密斯李未來之先，我們就和茶房接洽好了。楊杏園道：如此說來，倒要謝謝諸位了。史料蓮想道：這是人家的事，怎樣要你

來謝謝，這也奇怪了。但是楊杏園和李冬青，都未留意此層。李老太太道：正是這樣。在北京住着，冬青許多朋友，就像姊妹一樣。這一走起來，連我都捨不得。史科蓮道：你老人家府上搬走了，最是我心裏難受。除了密斯李待我許多好意不說，我有什麼爲難的事，都可以來請教，現在找不到這樣第二個人了。李冬青對楊杏園將眼皮一擦，又對史科蓮一笑道：我有什麼幫助你的呢？說起來，也慚愧得很。說畢，又正色對楊杏園道：有一樁要緊的事，我幾乎忘記了。就是密斯史環境困難，大哥也是知道的，前次蒙大哥幫忙，我是不啻身受，以後還要大哥多多幫助。楊杏園道：都是朋友，這個我自自在心裏。史科蓮聽到這裏，要想找一句話來敷衍，先感謝李冬青好呢，先感謝楊杏園好呢？肚裏一划算，先沉默了一會，等他想得話時，李冬青又談到別的問題上去了。他見

無機會可以插嘴，也只得緘默到底。李冬青和他坐在一張椅子上，楊杏園和李太太又坐在一張椅子上，正是面相對。史科蓮坐的地方，正挨着窗子，便搭訕着對窗外看去，李冬青都看在眼裏。這時上車的人越來越多，亂轟轟的，大家也沒有心事細談。李冬青便道：二位都回去罷。楊杏園道：不要緊，我上午沒事。李冬青便對史科蓮道：你是要上課的人，何必在亂嘈嘈的地方坐着。史科蓮心裏一活動，便笑道：那末，我先回去了。說着站起對李老太太一鞠躬，說道：你老人家保重。李冬青也站起來，便握着他的手，說道：你要不時寫信給我。據我說，你忍耐些，還是北京好。史科蓮句句答應了，說不出所以然來。那一雙淚珠，在眼中活動，只差吊下來。他回過頭對楊杏園微微點了個頭，便低頭走去。李冬青握着他的手，並沒有放，跟着後面，反送他下車去。走到月台上，

兩人對立了一陣。史科蓮的眼淚，究竟忍不住了，便在衣袋裏掏出手絹來擦眼睛。李冬青避着人，低下頭去，也把手絹偷着擦眼淚。史科蓮道：只有你是我一個知己，現在你又走了。李冬青道：你好好的罷。我雖不在北京，我也不忘記你的，或者還在老遠的和你想法。北京我是丟不了的，我們將來總可以見面。說着，握了他的手，又撫摩撫摩他的肩膀。看見他有幾根頭髮亂了垂下來，又一根一根給他清理着，扶到耳朵後去。又呆呆地對立一會，史科蓮道：你上車去罷，仔細位子被人佔了。說畢轉身便走。走了幾步，停腳回頭一望，李冬青還站在那裏。又叫道：車上去罷。李冬青只點頭，史科蓮乃揮淚而別。李冬青上得車來，猶自不住的用手絹擦眼睛。楊杏園想要拿一兩句話來安慰，又不知怎樣說好，只得默默的坐着，坐了一會，便對李冬青道：到了漢口，就請你

寫一封信來。今天是星期五，星期日你們可以到漢口，下個星期三，我可以接到你的信了。李冬青忍不住笑道：人還沒有走呢，怎樣就算到來信這件事上去了。楊杏園被他一指破，又沒有話說了。李冬青道：大哥以前曾說過，將來要在報館裏添晚間的工作。我想冬天來了，風雪霏霏的半夜三更回家，未免太苦，不也就罷。楊杏園歎了一口氣道：唉！我也希望這樣，但是恐怕環境不允許我。李冬青道：大哥自己也不必太刻苦了。上次晒冬衣，我看那兩件皮袍子，都有六七分舊了，應該換一件。楊杏園道：豈但是皮袍子？李冬青又道：我又想起來了。大哥床上那兩條棉被，大概也有年數了。楊杏園道：要添補的，多着吧？不但我自身，三千里外，我還有一個家呀。惟其如此，所以不能不奮鬪。李冬青笑道：還有一件，大喝濃茶，看夜書的毛病，應該改了。以後要注重體育



纔好，填詞做詩，總是發牢騷，我想也大可丟了。楊杏園道：你所說的，我都認爲正當，我決不當作閒話。李冬青道：我也說不了許多，作客的人，自保重些。楊杏園到了這時，心裏惶惶然，不知如何是好？便道：我回去了罷，說着站起身來。李冬青道：離開車的時候還早，何妨再坐一會兒。楊杏園聽說，復又坐下。只見一對青年男女，各穿着嶄新的衣服，由前面過去。這兩個人看見楊杏園，都笑着點了一個頭，滿面春風的，一同過去了。李老太太道：這倒很像小夫婦兩口兒。楊杏園笑道：你老人家眼力不錯。他們結婚還沒有到一個禮拜，這是出門去度蜜月哩。那一個男的，是我的同鄉，所以我認得。他們都是新近畢業的大學生，早就約好了，畢業之後，等天氣涼了結婚。結婚之後，遊歷一個月。游歷之後，再各人分頭去作事。說時，楊杏園把臉望前一看，對李太太道：你老人




家看看。他們就不坐在那前排？李冬青和李老太太都回轉頭去看。只見他兩人坐在一排，含着笑容，牽牽連連的在那裏低聲說話。李老太太回頭來一笑，輕輕說道：看他那樣子，高興是高興，可惜美中不足，像我們一樣，都坐三等車。要是坐頭二等車，那就舒服了。楊杏園道：他們精神上也就舒服到十二分了，人心不要無足，有了精神上的舒服，還要圖身體上的舒服。小麟兒正在椅子邊的路頭上，李冬青一手將他牽了過來，說道：這裏比不得在家裏，你斯文一點。說話時，他低着頭，裝着和小麟兒牽扯衣服。楊杏園到這時，實在不願坐了，執着小麟兒的手道：小兄弟，我們再見罷。說畢，便站起身，李冬青知道他要走，實不能再留，也站了起身，垂下眼睛皮，可不敢仰視。楊杏園又和李老太太謙遜了幾句，回轉身來，要想和李冬青告別時，只見他伏在窗戶上，一陣

咳嗽，簡直不能間斷。自己不便問他怎麼樣了，又不忍當他咳嗽未完，便先告辭。半晌，李冬青才回過臉來。一面揉眼睛，一面微笑道：這一陣咳嗽，真難受，不要在車上害起病來。楊杏園站在這裏，已經痴了一樣，沒有說話，忽然轟通一聲，車子望後一閃，站立不住，一交便跌得椅子。抬頭一看窗外，那月台上的人，一個個直挺挺的望後移動，原來車子開了，說道：糟了，我怎麼沒有聽到搖鈴，也沒有聽到放汽笛。站起身來，正打主意，李冬青早一把扯住他的衣服說道：車子已開得很快了，怎樣下去呢？楊杏園笑道：也好，我多送你們一程，到長辛店，再下車回來罷。李冬青也笑道：不料我們還又多出一兩個鐘頭的盤桓，人生聚散，真是說不定呢。於是索性從從容容的談起話來。一會兒查票的來了，楊杏園搶先說明，補了票，一陣紛亂過去，又略談了幾句閑話，只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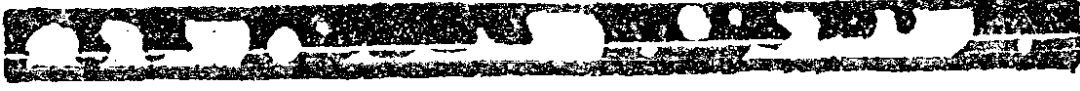
見嗚嗚地一聲汽笛，楊杏園一驚道：「怎麼樣？就到了長辛店？說時，火車已經停住。一望這邊窗外，鐵軌交叉，密得像蛛絲網一般，正是像長辛店的情形，趕快低頭由這面一看，月台上立着的木牌，可不是寫明了長辛店？楊杏園生怕車開得快，便又向大家告辭了一番，立刻走下車去，自己站在月台上，李冬青和李老太太都從窗戶裏伸出臉來，和他說話。李冬青道：「這要累得大哥一個人回京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不要緊，到京只有幾十里路，一會就到了。」李老太太和楊杏園說了幾句話，自坐進去了，李冬青伏在窗戶上，和楊杏園對望着，彼此無言，相對了一會兒，李冬青在裏面倒了一杯熱茶，遞給楊杏園，楊杏園接過茶，眼睛一看他那隻白手，心裏想道：「現在爲什麼兄妹名義所限，一握別之緣都沒有了。他一面呷着茶，却不住對李冬青扶着窗格的那隻手出神。喝

完了茶，仍將茶杯遞回，又對李冬青看了一眼。李冬青忽然垂眸一想，便把手指上那個小金戒指取出來，交給楊杏園說道：這是一個女朋友送我的，我轉送大哥，作個紀念罷。楊杏園接了戒指，真是喜出望外，連忙走進前一步，說道：謝謝，我把什麼送你哩？李冬青還沒有答言，只聽那火車頭上的汽笛，嗚嗚的響起來了。楊杏園道：哎呀！怎樣就要開了？當時心裏卜通卜通，不由得亂跳起來。李冬青伏在窗戶上依然未動，半晌，說道：你早些回去罷。李老太太，也伸出頭來，和他告別了兩句，馬上汽笛二次響，車身慢慢的望前移，楊杏園在月台上跟着走，口裏雖和李冬青說話，可不知說些什麼。一轉眼，火車一快，李冬青已在四五丈以外，楊杏園跑着追了幾步，火車已去得遠了，便取下帽子來搖動。先還看見李冬青在窗戶上，後來只見一條手絹，在窗外招展。他呆

呆的站在月台上，直望着那火車越縮越小，小到沒有了，才回過臉來。這時，月台上已空蕩蕩的沒有人了，無精打彩，走出車站，在街上吃了一頓飲食，已是下午三點多鐘。順脚走去，只見空場邊，一羣趕脚的牽着許多的驢子在那裏。楊杏園想道：一個人在這裏等火車，實在無聊的很，不如騎驢子到西便門罷。自己一沉吟，幾個趕脚的便圍了上來。楊杏園也無心說價錢，揀了一匹健壯些的驢子，便一脚踏上，趕脚的只在驢子後腿一拍，四蹄掀開，便離了長辛店。這裏到京，正是一條寬闊的馬路，是將古來驛路加修的，兩面一望無際，只有些村莊上坟墓上的小樹林，點綴在莽莽平原裏。秋末冬初的天氣，日子很短，太陽已斜到驢子後邊去。兩邊道旁，有些樹木，大半都黃了。照着黃黃的日頭，在西北風裏面，瑟瑟篩着葉子響，一派蕭條景象。回頭一看，短叢楊柳



樹外，一條長堤似的鐵路，穿破了平原，正是剛才和那人同車經過之處。如今呢，只落得斜陽古道，蒼茫獨歸，怎不腸斷？心想你看這野曠天低，眼界空空，人生不是這樣無收拾嗎？我還回什麼北京，不如披髮佯狂，逃之大荒罷。想到這裏，不覺滾鞍下驢，路邊一堆青草，六尺黃土，便成了他暫時棲息之所，這也真可說是黯然銷魂者，別而已矣。



第五十四回 納禮典輕裘爲花請命 論交關盛饌按日傳餐

却說楊杏園在長辛店送客回來，騎着一匹驢子，不住的在驢背思前想後。一個不留心，由驢背上滾了下來，摔在草地上。那驢夫連忙跑上前，要來扶他。楊杏園只覺頭暈眼花，天旋地轉，便索興閉着眼睛，睡在地下。對驢夫搖搖手，叫他不要動。那驢夫也呆了，不知怎麼一回事，兩隻手不住的抓着大腿，睜開兩隻眼睛望着。楊杏園在地下休息了一會，神志已經定了，慢慢的站了起來，擲了一擲身上的塵土。又走了幾步，覺得並不怎樣。驢夫道：先生，你沒有摔着嗎？楊杏園道：沒有摔着。你看，天上的鳥，一陣一陣的，從頭上背太陽飛了過去，天不早了，我們快

點趕路罷。楊杏園重新騎上驢子加緊的向北跑。一路之上，大家都不說話，只有驢脖子上的銅鈴，和四蹄得得的聲音。驢子趕進城天還算沒有十分黑，楊杏園雇了一輛膠皮車，就回家去了。到了家裏，人也疲倦極了，只洗了一把臉，連茶也沒喝一杯，就脫衣睡了。這天晚上，半夜裏醒過來，身上竟有些發燒。次日清早，竟爬不起來。但是睡到十一點的時候，聽見窗外聽差喁喁私議，心裏想道：莫非他們是笑我的？無論如何，我今日必得掙扎起來，真是要病，也到明後日再病。這樣想着，自己又起了床，下午也沒有起床，只是捧了一本書，和衣躺在床上。到了三點鐘的時候，人休息得久了，精神像好些，丟了書，正要到院子裏去走走。只聽得一陣脚步聲，有兩個人說話，走了進來。就有一个人道：楊先生出去了，沒有人。聽那聲音，正是富家駒的聲音。說話時，那兩個

人已經走進外面屋裏。楊杏園要出去，又怕人家是什麼秘密事，特意躲到後面來說話，若是出去撞破了，大家都不好意思。因此索興睡下去，扯着被服，將半截身子蓋了。那隔壁兩個說話的人，除了一個是富家駒而外，其餘一個人的聲音，也很熟悉，好像是會過幾面的人。只聽見富家駒說道：這是怎麼好？我這一個月，用得錢太多了，這時又要拿出四五百來，我那裏有？你能不能給我個法子？那一個人道：太多了，我那裏有法子。富家駒道：既然大家都沒有法子，就此散場罷，我不幹了。那個道：咦！你這是什麼話？人家爲你受了多大的犧牲。這時你說不幹，不但你心太忍，連我都無臉見人。富家駒道：他爲我有什麼犧牲？那人道：你想呀。設若他不是爲你捧他，他不掉戲園子，不掉戲園子，就不會和後台決裂，在家待這樣久。現在人家要上台了，只等你的形頭，你

倒說得好，不幹了，這個跟頭，還叫人家栽得小哇！說畢，外面靜悄悄的，並沒有聲音。停了一會兒，那人又道：你說呀，不作聲就解決了嗎？富家駒道：我並不是不理會。你替我想想，我那裏弄這一筆錢去？說到這裏，那聲音就小了。唧唧喳喳說了一陣子，富家駒笑道：主意倒是用得，若是家裏把這事發現出來，那我怎樣辦？那人道：你這樣顧前顧後，那就沒法子往下說了。只聽拍的一聲，好像是用手拍衣裳響。接上富家駒大聲說道：罷！我就照你這話做了去。說畢兩個人都出去了。楊杏園本來心緒很惡，這事又聽得沒頭沒腦，那裏知道他們爲什麼事，因此也不去管他。慢慢的起來，依舊靠窗戶看書，不多大一會兒工夫，只聽見前面院子裏有人大聲唱道：恨楊廣斬忠良，讒臣當道呀哇。於是想起來了。富家駒有一個朋友叫錢作楫，他是最喜歡唱南陽關這一齣戲。

的。而且他每一句倒板，最後有呀哇兩個字的口音，那是別人學不會的。聽這唱聲就是錢作楫，剛才在這屋子裏說話，一定也是他了。他和富家駒兩個人最交好，富家駒所有的戲劇知識，也都是他傳授的。他兩人在一塊兒，自然是戲劇問題了。怪不得剛才所說有捧戲子，製形頭一派的話呢。這時錢作楫和富家駒又在對唱武家坡，大聲疾呼，唱得人一點心事沒有，只得丟了書靜坐。一直靜坐到開晚飯才到前面去吃飯，富氏兄弟和那個姓錢的，也都同棹子坐了。楊杏園雖然滿腹的心事，但是生怕他們弟兄知道，依舊談笑自若。吃完了飯，回房來洗臉，富家駒也跟了來。在袋裏掏出一張稿子，合手和楊杏園作了一個揖。笑道：楊先生就只這一次了，下不爲例。楊杏園笑道：你又要登戲頌，是不是？富家駒道：什麼叫戲頌，是不是！楊杏園道：你的戲評，是專門

恭維不加批評的，這不是戲頌嗎？富家駒笑道：只登這一次了，以後絕對不來麻煩。楊杏園道：我報上副張的戲評一欄，幾乎是你們香社裏的人包辦了。前幾天我們的經理，特爲這事和我提出抗議，認爲我也不是香社的一份子，你說冤不冤。羊肉沒吃，惹了一身的羶，我這是西廂記裏的紅娘，圖着什麼來？富家駒笑道：我介紹楊先生和他見一見，好不好？若是能加入我們香社，我們是歡迎的，不過這裏面的人，學問都罷了，楊先生未必肯來。楊杏園笑道：他是誰？你也不要給我這些好處，我也不是翩翩濁世佳公子，不配做這些風月場中的事情。你既聲明只有這一次，我再和你登上就是了。富家駒聽說，連忙將稿子遞給楊杏園，一連和他作了幾個揖。又問道：明天能見報嗎？楊杏園道：明天是來不及，後天罷。富家駒連聲道謝，然後走出。錢作楫在外面探頭探腦，

已經是幾次。這時便問富家駒道：答應了登嗎？富家駒道：答是答應了，不過已經說明，下不爲例。錢作楫道：我這裏還有兩首詩，我抄出來，你索興送給他去登一登。富家駒道：算了罷，你那個詩，也是六月天學的，在肚子裏攔久了，再拿出來，未免有些氣味。錢作楫紅着臉道：你批評人家，總是極嚴酷的。其實無論如何，比你家二爺的新詩總好些。富家駒笑道：你也不要攻擊他了。頭次我曾把你作的詩，送給楊先生去登。他說甯可多登一回戲評，這詩是罷了。你想，這也是我老二說的嗎？錢作楫道：這是你捏造出來的話，我不信。他不登我的戲評和詩，那不算什麼，我一樣找得到一家大報去登。富家駒道：你送到那家去登。錢作楫道：我找大評劇家陳黃擊去。憑他一鼓吹，比別家報上，怕不要強十倍哩。富家駒道：你那裏認得他？錢作楫道：我原不認得他。我有一個朋

友，常在他那裏投稿，和他認識。我的朋友說了，只要我請他吃一餐飯，這事就好辦。富家駒笑道：那就很好，若是能運動的話，我情願出來請客。只是有一層，就怕他不到。錢作楫道：有我朋友在裏面運動，不至於不來。況且我聽見我的朋友說，這陳黃孽最愛佔人家一點小便宜。請他白吃，白喝，白聽戲，白瞧電影，總沒有不到的。不過你的戲評，楊先生礙着面子，沒有不登的，你又何必另找他方？富家駒道：不成不成！在他那裏投稿，稍微鼓吹一點子的話，他就要改去的，只當白做。而且送三篇登一篇，就是天大人情。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他報上登戲評，總是罵的時候多，你恭維一頓，過兩天有罵的投稿，他一樣登出來，一來一去，還不是扯直。現在我們若是能運動陳黃孽，就澈底運動一下。要和他約好，他的報上，只許捧，不許罵。錢作楫道：這個怕不容易。富家駒道：只要

有熟人介紹，總可以運動。除我請客而外，叫晚香玉直接送他一些禮就得了。錢作楫道：若是那樣辦，或者有些希望。要不然，就叫晚香玉拜他做乾老子，一定他會捧起來。富家駒道：這個我反對。錢作楫笑道：瞧你這份醋勁兒。富家駒道：並不是我吃醋，非親非故，叫人家做老子，這事誰肯做？我們將心比心，也不應該讓晚香玉做這種事。錢作楫見他如此，也不堅持他的主張。當時告別回去，約了明日去會那個朋友。晚上回信。錢作楫的朋友，是個旗人明秋谷，並沒有什麼職務，是吃瓦片兒的。這天錢作楫來找他，只見他站在大門口，靠着電燈桿，右手捉着一隻鴿子，左手伸開巴掌，舉平眉毛，擋着陽光，向半空裏張望着。天上，一羣帶響鈴的鴿子，啞啞的繞着圈子飛呢。錢作楫走上前，正要和他答話，只見他把右手望上一揚，拍拍拍一陣響，他手上那隻鴿子，

已經飛入半空裏也加入那個團體去了。猛然間一道影子在眼前直飛了過去，倒嚇了錢作楫一大跳。看那明秋谷時，籠着衫袖，昂頭望着天上，嘴裏不往的微笑。錢作楫道：秋谷兄，真有個樂兒呀。明秋谷回頭一看是錢作楫，連忙拱手作楫道：請家裏坐，請家裏坐。錢作楫道：我聽說你每月養鴿子，要花幾十塊錢，就爲的這一扔一瞧嗎？明秋谷笑道：我這算什麼，家裏養了四五十對，也值不了人家一對的錢。說時，把他讓進家裏客廳裏去坐。錢作楫先說了一些閒話，後就談到陳黃孽的戲評。明秋谷笑道：他的戲評，還不就是那們一回事。我們懂一點戲的人，那還值得一瞧？錢作楫是來運動人家的，當然不能加以攻擊。便笑道：他的戲評自成一家，意在雅俗共賞，那倒怪不得那樣做？我知道你和他很好，我也有戲評的稿子，請你介紹去登登，行不行？明秋谷道：可

以不成問題，你交來得了。錢作楫道：並不是說一回的事。希望以後，有稿子送去都登。明秋谷道：那可不成。你想，人家又不是傻子，他辦的報，爲什麼乾替你捧角。錢作楫道：我自然對他要表示一點好感，不能讓白登，我請他吃飯，也請你作陪。明秋谷道：我沒關係，介紹一下，不算什麼。可是你要希望他大捧一下，光是吃一餐飯，那是不成的。我和他是多年的朋友，我很知道他的脾氣。凡是請他吃一餐飯，照例他送登一篇戲評，一條菊訊。若是不登戲評，光登菊訊，就可以奉送登三回。過了這個定章而外，他就不管。錢作楫道：若是要他老捧，又要什麼條件哩？明秋谷笑了一笑說道：這個又何須於問？錢作楫道：若是要送點禮，那也辦得到，總要他合作才好。明秋谷道：送什麼禮，你乾脆送他的錢得了。錢作楫道：你看要送多少錢？明秋谷道：錢出在你身上，這個話我就

不便於說了。錢作楫道：我也是人家的事呢，怎好作主？我看這事索興公開的辦起來，請你去問一問他看，他要多少錢才願意辦？明秋谷道：問倒是可以問。最好你先拿一點現款來，讓我帶去和他說話。錢作楫道：我又不知道說人情要帶現錢的，身上那裏預備有款子呢？明秋谷道：可惜你沒有現款。若是有現款，我可少說許多話。錢作楫道：那是什麼意思？明秋谷道：你有所不知。陳黃孽的五官，沒有一處不害饑病的。只要把東西引出他的饑蟲來，然後要求他的條件，就很容易合拍。錢作楫道：若是照你的法子，果然有效力時，你不妨明天去說，我今天弄些錢來，讓你帶去。明秋谷道：那樣最好。錢作楫道：你看要帶多少錢？明秋谷想了一想，說道：鈔票都不成，你拿個三十塊現洋來，我包和你辦成一個極圓滿的結果。錢作楫道：一出手就拿三十，以後還要不要呢？

明秋谷道：既然現錢交易，當然是一回交代清楚，不能拖泥帶水。少了這個數目，也辦不動。錢作楫見明秋谷說得很有把握似的，也就一口答應了。當日晚上，找着了富家駒，一五一十說了。說是最好一把拿出五十塊現洋來，一下就把他砸倒。富家駒道：真是陳黃擊能和我們合作，這個數目，却也不算多。但是明天就要拿出來，我實辦不及。錢作楫道：難道你忘記了嗎？下個星期就是他們竹社葉社和金竹君秋葉香題贈封號的日子，我們香社不出風頭則已，要出風頭，應該於這個星期，大事鋪張一下。到了下個星期，我們也可以和晚香玉題贈封號，和他們比一比。那末，運動報館，豈非刻不容緩？富家駒道：你這話說得也是。不過我一時拿不出許多，怎樣辦？錢作楫道：昨天我看見你那件灰鼠皮袍子很好。現在灰鼠是最值錢，你何不拿去當一下。過個幾天，有

了錢把他再取來，也不妨事。富家駒道：這個使不得。要我自己去當，我是沒有進過當舖門。叫聽差去當，我又不好意思說。錢作楫道：這樣辦罷。你把皮袍子交給我，去替你當。明天我交當票子給你，你自己去贖。你看如何？富家駒道：不能當，我又怎能贖？錢作楫道：那也好，只要你出錢，我替你包當包贖就是了。富家駒一想，除此也沒有第二個法子，只得照辦。他馬上在箱子裏取出那件嶄新的灰鼠皮袍子來，交給錢作楫。錢作楫道：我還沒有上過身呢，倒要先進當舖子了。錢作楫道：那要什麼緊，手頭不方便的時候，我就常常當當。富家駒拿了幾張報紙，將皮袍子包了。又裁了一張紙條，寫了一行字，是請順交李梅軒兄，粘了漿糊，貼在報上。錢作楫道：你交給我，去當，怎麼又叫我交給李梅軒。富家駒道：我那裏是要你交給他，我怕他們看見了要問。你就說李梅軒要借我



這件皮袍子去做樣。這上面貼有現存的字條，證據確鑿，人家就不疑心我是隨口撒謊了。錢作揖笑道：你真也想的週到，別瞧你老實，倒會辦事，說着，夾了那包袱出門去了。次日上午，就在當舖裏當了五十二塊錢。要了二十塊現洋，其餘的是鈔票，鈔票揣在裏衣口袋裏。現洋用一張紙包了，捏在手裏，然後來見明秋谷。他一見面就作了一個揖，說道：事情是辦得了。不湊巧，遇到一個朋友，拉去上小館子，我身上又沒帶錢，就把整款花去了兩塊。我真不是存心，要存心我就是個畜類。說時，把二十八塊錢，手裏托着問道：你瞧成不成？成就請你帶去。不成我好帶回去，補上再送來。明秋谷見他把錢已拿在手上，而且又說出這種話。那末，他用了兩塊錢，也許是真的。便道：既然如此，你且交給我，這三十塊錢，又不是定價，有什麼少不得。不過要一個整數給人家，才好



看些。到那時再說，果然要添我就給你添上罷。說着，便將錢接了過去。錢作楫道：我也就走了，明天聽你的回信。明秋谷道：這個時候，陳黃孽也還沒有上報館，我正好趕到他家裏去。我們一路出門罷。他也找了一件馬褂套上，和錢作楫一路走了出去。錢作楫自去聽戲，明秋谷却到陳黃孽家來。這陳黃孽雖然是一個平常的新聞記者，但是排場是有的。門口掛了一塊正陽日報記者住宅的牌子。接上門房門口，就掛了一塊傳達處的牌子。小小一個四合院子，也不過一丈多見方，可是東西南北房，他一律都用牌子標起來。什麼客廳，書室，內室，分別得很清楚。明秋谷一進門，正要望裏闖。門房裏跑出來一個小聽差將他攔住。說道：明先生你給我一張名片，讓我先進去回一聲罷。明秋谷道：得了，這一趟我沒帶名片，不要過虛套了。小聽差道：沒帶名片也不要緊，

您先在此待一待。您不知道，我要不進去先說一聲，回頭老爺是要罵我的。明秋谷見他如此說，怕他真個挨罵，只得站在門洞子裏，讓他進去回稟。去了一會，他出來請明秋谷到小客廳去坐，然後陳黃孽才出來。他一見面，早是深深一點頭說道：請坐請坐。接上便操着他大八成的官話喊道：來呀，倒茶來呀。明秋谷和他多年的朋友了，知道他沾染官場的氣習很深，越客氣越禮節多。便道：我只能坐一會兒，我就要走。我現在有一樁事和你來商量。陳黃孽道：什麼事？總要我能辦得到罷。明秋谷道：那自然，辦不到的，我也不必來說。說着又笑了一笑。然後說道：現在有兩個朋友，要捧晚香玉，請你多幫一點忙。陳黃孽風車般的搖着頭，說道：不成不成！我一些朋友，無論是誰，也說他海派。虧你還玩過票的，怎樣來捧他。明秋谷道：也是沒奈人情何啦。我那朋友說，一兩

天之內，就要請你吃飯。陳黃孽道：那倒不必。明秋谷道：不但請你吃飯，還要送東西給你呢。陳黃孽笑道：那就不敢當了。怎麼着，他想登一張相片嗎？明秋谷道：他倒不在乎此。希望你常常幫他的忙，他送了稿子來，都給他原文登上。陳黃孽搖着頭道：這就難了。報館裏犯一個捧角的名義，那都不去管他，我和晚香玉什麼關係，那樣捧他，又不是發了瘋。況且他那種角色，剛剛是半紅半黑的時候，也受不起人家大捧特捧。我要捧他，人家真要罵我陳黃孽瞎了眼哩。明秋谷見他口風如此之緊，便在身上掏出二十塊現洋，疊起來作一注放在桌上。陳黃孽見他擺出一疊現洋，眼睛望着，便問道：這是做什麼？明秋谷道：我原來知道你是一個清高的人，不敢用這一點小款來送你。可是我那個朋友，一定要我拿來，說是送給你買點茶葉喝。我受那方面重託，又沒有你

的話，所以不敢代爲拒絕。帶來了，聽憑你怎樣辦。陳黃擘穿的是短小的西裝，兩隻手全露在外面。於是兩隻巴掌，互相搓個不住，笑着對明秋谷道：你這朋友太……太什麼了。明秋谷道：他也知道直接送錢來，欠雅一點。可是他有他的想頭，以爲送錢來，由你自買東西，可以挑合意的。陳黃擘道：那絕對沒有關係，送東西錢都是一樣。只是我……說着，把手又不住的互相搓着。明秋谷道：他既出於誠意，你落得收下。只當他請你吃飯，你就不去，他酒席錢，不也是花了嗎？陳黃擘道：我憑了你老哥的面子，還能拒人於千里之外嗎？只是他那條件也特苛些。你想，來了稿子就登，這不太沒有限制嗎？明秋谷道：那當然只以捧晚香玉爲限，除此以外，登不登仍在你。陳黃擘用手抓一抓頭，又笑道：真就這樣賤賣。明秋谷聽他那口音，已有九分願意了。自己是二十八塊包

辦下來的，多出一塊，就少賺一塊，萬萬鬆不得口。便將手扶着洋錢，捏着上面幾塊，只是轉動。口裏說道：這又不是我的款子，只要前途肯出，我還有什麼不答應的。說到這裏，明秋谷摸着那一把錢，就要往身上揣，陳黃孽大吃一驚，連忙將他的手按住，很親熱的樣子說話。說道：你老哥這番盛意，我豈有不感激的。說時，握住明秋谷的手，搖了幾搖。說道：就是這樣辦罷。我還不知令友貴姓。明秋谷道：說起來，這人也應該知道。他是在各報常常投稿的富家駒先生。署名是醉玉少年。陳黃孽道：知道知道！他的文字做得很好，若是到我們這報上來發表，我們是極端的歡迎的。口裏說着，眼睛可不住的看那堆洋錢，心想如何才能到手？明秋谷的眼睛，比他的眼睛更厲害，却又不住的偷看他的眼神，恰好聽差端上茶來，陳黃孽將明秋谷面前的洋錢移了一移，然後

將茶杯放在一堆洋錢裏面。說道：你這錢收起來吧？我若先收了錢，彷彿對富先生不客氣一點。明秋谷道：那倒不要緊，這是他願意的。明秋谷說着，那錢依舊擺在桌上。陳黃擘便把錢又移了一移，笑着說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只好收下了。便順手將洋錢又一移，移到自己這邊來。明秋谷道：錢先生說，日內他一定請你吃飯，請你聽戲。有時候他來篇把稿子，你也要幫忙才好。陳黃擘道：只要是熟人，那都不成問題，何必一定要請我吃飯。明秋谷道：這也無非是大家敘敘的意思。不能說是奉請。陳黃擘道：既然這樣說，我一定是到的。你一說起這個，我想起來了。和你打聽一件事，聽說他們竹社明日請客，運動選舉票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明秋谷道：有這個話吧？我倒是沒有留心。陳黃擘道：可惡極了，他們沒有請你嗎？明秋谷道：他們的首領是袁友竹，和我們的意見不同，因為


我們是反對金竹君捧秋葉香的呢。陳黃擘拍一下桌子，一巴掌撲在洋錢上說道：好，我幫你的忙，捧秋葉香，反對金竹君。明秋谷笑道：那樣就好，明天請你坐包廂。陳黃擘手握著洋錢，望回一縮，順便望衣袋裏一揣。然後伸出手來，捏著拳頭，擲著棹子道：金竹君的戲，平常得很，他們捧他，太沒有道理，我必定要出來罵罵。二人正說得高興，聽差送上四五封信來，一把交給陳黃擘。他一看那信封，有兩個是西式的，都未曾封口，似乎是一封請柬。先抽出一封來看，果然是請柬，乃是竹社全體社員出的名字，日期就是明日。再打開那一封，更好了，是金竹君自己出名請的。請的是後日，而且還是西餐。陳黃擘看了這個，又看了信，都放在一邊。明秋谷仍繼續的反對竹社，說道：你要大罵，我可以供給你的材料。陳黃擘道：剛才我不過是一句笑話。你們一個捧竹，一個捧

葉，我們何必幫一個打一個。況且金竹君……明秋谷見陳黃孽立刻變了態度，也不知是何緣故。便道：葉社的人，我認得一大半。就在這兩三天之內，他們有一種聚餐，我介紹你去客串。陳黃孽道：我那裏登過台，你這不是和我開玩笑？明秋谷道：不是要你登台。他們聚餐，是專請捧秋葉香的黨人，不帶外客的。我叫他們下你一封帖子，請你去吃飯，豈不是客串？陳黃孽聽了，摸着鬍子笑道：我對秋葉香，向來很贊成的。他們就不請我，我也不會罵的。明秋谷聽他口風有些轉了。索性說明白，便道：日期就是後天，你務必到。回頭我打電話通知他們。陳黃孽想後天已經有一餐了，兩餐併在一天吃，很不經濟。一個上午，一個下午，那還罷了。若又同是一個時候，只好算一飽，越發不是算盤了。便道：我有一個約會，你們遲一天，成不成？明秋谷道：他們原打算今天晚上決


定日子，這樣說時，就展期一天罷。陳黃擘收了二十塊錢，各方面又請他吃飯，很是歡喜。明秋谷起身要走，又留着他坐了十分鐘，然後才送出來。自次日起，他便接連大吃了三天。也是他的口福好，作到了第四天頭上，又是夕陽廬詩社雅叙的日子。陳黃擘原不是遺老名流，可是他作得來七絕五絕兩種詩，毛遂自薦也加入了這個詩社。他雖不出社費，好在社裏的人，都是名公巨卿，出得起錢的，讓他一人白來，也就沒有什麼影響。這社裏共有二三十位詩友，每會不見得盡來，也不至於不來，大概總到個上十位。這天是林雪樓太史作東，到的有趙春水，周秋舫，楊夏峯，葛冬雪，周西坡，孟嘯廬，梁蕉夢一十幾位。陳黃擘也在其中。大家先是把報上的新聞搜羅出來，談了一陣。後來慢慢的就談到聽戲，葛冬雪便笑着對林雪樓道：聽說你有好些時，沒上天橋落子

館了。自有人問金翠喜，不妨日日上天橋，風情大減了。林雪樓笑道：床頭黃金盡，壯士無顏色。那邊趙春水笑道：我得一聯詩鐘了，是蓮花落後金歸翠，秋葉香時客上樓。於是乎大家哈哈大笑。座中也有二三位不懂的，便道：上一聯卽景生情，那是知道的。下一聯是什麼意思？林雪樓笑道：這也是給我開玩笑呢。因為這些時候，我總去看秋葉香的戲。當他要出台的時候，我就到樓上包廂裏去。這不是秋葉香時客上樓嗎？大家見他直認不諱，於是又第二次大笑起來。林雪樓一面笑着，一面用左手扯着右手的衫袖去擦眼淚。說道：這孩子的戲真不能說壞，在現時這些坤伶花衫裏面，沒有人蓋得過他的。周秋舫道：這話當真嗎？林雪樓道：你也看過他的戲，你平心說，誰還能比他好？周秋舫道：我以為金竹君比他好。林雪樓道：空說比他好不行，你得從色藝上仔細

評判出來，那才能算數。周秋舫道：你不要性急，我慢慢兒的說給你聽。林雪樓閉着眼睛，搖着頭道：吾斯之未能信，姑妄言之。周秋舫道：論作工金葉香跌宕有餘，而端莊不足。論唱工用力過剛，而圓轉欠周。金竹君就不然了。演青衣是青衣，演花衫是花衫。林雪樓不等他再望下說，已經是擻着鬍子，搖頭不已。正好陳黃擘在下手，回過頭便問陳黃擘道：你是一個評劇大家，你說說看，秋葉香和金竹君的戲，是那個的好？陳黃擘一想，秋葉香金竹君都請我吃過飯，總算熟人。這裏林雪樓幫着秋葉香，他是一個太史。那邊周秋舫幫着金竹君，又是一個總裁，也都不能不幫忙。便笑道：各有各的好處。趙春水道：雖然各有各的好處，不能兩個人的色藝，就一五一十，分得那樣平準，總有一個好些，一個差些。陳黃擘吃了金竹君兩餐飯，比較是要袒竹的。可是他明知道，今



日的東道主林太史，乃是一個捧葉最熱心的，要說秋葉香不如金竹君，又怕東家不快活。便笑道：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這是無法下定評的。趙春水道：怪不得你們評劇家，有許多白戲看。原來你連一個也不肯得罪他。林雪樓道：你們不要吵，我有一個最公正辦法，來評判甲乙了。大家聽了這話，就中止爭論，來聽他的辦法。要知他說出什麼辦法，下回交代。



第五十五回 限刻奪詩魁風流前輩 連宵製菊選筆墨閑人

却說林雪樓因大家對於秋葉香金竹君的藝術，爭論不一，他就用一個辦法，訂出甲乙來。他說：現在我們在座，共有十六個人。我現在要請在座的人，用投票辦法來表決，大家以為如何？陳黃擊聽說，早就笑着鼓起掌來。說道：妙極，妙極。我們這一舉，鼓吹風雅，很可以引起許多人注意的。我就來做票。說時，他把桌上放着現成的紙，拿了兩張，裁成幾十小片，便將在座的人，一個散了一張。周秋舫心裏一想，在座的人，恐怕是秋葉香一方面的人多，投起票來，我有九成失敗。這種形勢，還是不投票的好。便說道：投票固然是很公平的法子。但是我們在座的人，

又不是看戲的人選舉出來的，我們怎能代表社會上一般人的公論？我們既不能代表社會上一般人的公論，我們私下定的高下，那不足爲定論。在座的人聽他這話，很是有理。便問道：依你的意見，要怎樣辦才行呢？周秋舫道：依我的辦法，我們要把這事登在報上，請看報的人自由投票。到了最後一天，誰得的票多，誰就是第一。趙春水道：這是舉行菊選啦。但是辦菊選，只有指定一些人當候選人的。沒有專指定兩個人叫人家投票的。周西坡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們何不就辦起來？陳黃孽頭一縮，手一指，笑道：周先生，也要借這個機會，替你乾姑娘運動嗎？周秋舫道：既然要公開的幹，決不能就一兩個人說話。再說這事要辦，自然借重你的報。誰要運動還瞞的你嗎？只要你不受運動就得了。陳黃孽就怕攬不到這種生意，周秋舫一說，連忙說道：受運動是這個東

西。說時把五個手指頭，罩在桌上，亂爬起來。大家一見陳黃孽這種樣子，不由都笑起來，都說陳君既然起了這樣的誓，這菊選在他手上辦，一定是很公正的，我們何不就辦起來。林雪樓今日正得了一個月的
高等顧問薪水，也在興頭上。他左腿架在右腿上的坐着，左手捧着一
管水烟袋，烟袋下壓着一根紙煤，右手却伸出拇指食指兩個指頭，將
紙煤從根上捻起，捻到紙煤梢上去。眼睛却望着空間，出了一會神。停
了一會，他笑起來道：這事我也贊成。不過若叫人漫無限制的投票，那
就什麼竹頭木屑一流的東西，都要發現出來。到了那個時候，若是居
然有一兩個不成樣子的中了選，我們要不要一律發表出來？發表出
來吧？魚龍混雜，有失菊選的價值。而且自己愛惜羽毛的，一定也羞與
爲伍。不發表出來吧？這菊選又不公正，也是要受人攻擊的。最好我們

現在指定一些人出來做候選人，票上寫的，要以我們指定的人爲限。那末就不會發生那些毛病了。周西坡聽說，首先伸出右手三個指頭，拍着左手的掌心。搖着頭笑道：誠然誠然！我介紹一個罷。周秋舫道：不是吳芝芬。周西坡笑道：我是內舉不避親啦。林雪樓放下水煙袋，早挨着棹子坐下，鋪好了紙，提起筆來就寫了秋葉香三個字。然後手裏捏着筆，臉望着大家道：不要懷寶迷邦呀。有薦賢的就快說。林雪樓說完這句話之後，在座的人，你薦一個，我薦一個，立刻就薦出十幾位，那名字是秋葉香，金竹君，吳芝芬，晚香玉，小珊瑚，綠無痕，玉琴香，琴碧艷，趙吟鸞，何素芬，月中桂，梅又芳。林雪樓把筆一放，笑道：夠了夠了，共是十二金釵之數，這是大觀園正冊。再要選出，就要打入副冊了。趙春水道：那末，誰是林黛玉？林雪樓笑道：葉香還不夠資格嗎？那個梁蕉、夢是

個白髮皤皤的老頭子，大家鬧時，他只睡在一張軟椅上，笑而不言。這時一翻身坐了起來，問林雪樓道：那裏找怡紅公子去？林雪樓把一隻手摸着鬍子，一面點頭，一面微笑。梁蕉夢笑道：那句話我替你說罷。舍我其誰？林雪樓呵呵大笑。梁蕉夢也是很得意，頭望反一仰，碰着壁子，把頭上那頂瓜皮小帽吊了下來，露出一根筆管兒粗的辮子，用紅絲繩綁着，也從頭上垂了下來。大家看見，又笑起來，說道：這才是冠纓索絕哩。梁蕉夢從從容容一隻手把小白辮子按在頭頂心上，一隻手將瓜皮帽戴起，那白小辮子，便藏在小帽裏頭了。陳黃孽向來和遺老們往來，他有一樁事很奇怪，爲什麼他們一年到頭離不開一頂小帽。今天，在座只有幾個人不夠遺老資格，仔細數一數，又是在遺老之數的，都戴了小帽。這時梁蕉夢做了落帽的孟嘉，這才知道他們戴小帽，原

來是爲藏小辯子而設的。大家哈哈大笑之時，周秋舫一手將那名單接過去一看，馬上就放到棹上，說道：這菊選不用辦了。選還未曾選，已經有弊了。大家都說，這有什麼弊？周秋舫道：這名單是林雪翁開的。單上的第一名，偏偏就是林雪翁的乾姑娘，能說不是弊嗎？林雪樓道：這是我要薦這個人，提筆一開單子，不覺得就先寫了，並沒有別的緣故。周秋舫道：林雪翁要保薦的當然不止一個，何以單把秋葉香寫在第一名呢？林雪樓道：總有個名字在先呀。我寫秋葉香的名字在第一名，你就說我袒護秋葉香。我若是寫金竹君的名字在第一名，你又不要疑我袒護金竹君嗎？周秋舫笑道：你那能夠那樣寫？要是能那樣寫，我也無話可說了。林雪樓把臉週圍一望，說道：大家聽聽這話多們有趣。把我的乾姑娘寫在第一名，他就說有弊。把他的乾姑娘寫在第一名，就公正

無私。說着，伸出右手食指，對周秋舫點了幾點。周西坡用手將八字鬚子，兩邊一抹，然後說道：二位既然爭執不下，我來擬個折衷辦法罷。林雪樓道：願聞其詳。周西坡道：秋葉香、金竹君二位，都不佔第一，這第一給別人得了。大家說：也只有如此，可以息爭。可是把那個當第一呢。周西坡道：不必另擬，只照現在的名單，依次提起來就得了。金葉香現在寫爲第一，好譬是總長，金竹君寫在第二，好譬是次長。總次長，既不能任事，就要以第三位的首席參事遞補了。周秋舫聽到周西坡說金竹君是次長，說道：你這話也不公平，何以秋葉香就是總長，金竹君就是次長？周西坡道：我是照着單子上次序，這樣譬方說呀，我那裏會幫一個打一個呢？趙春水道：你說要以名單上的第三個人遞補，這人不太佔便宜嗎？周西坡道：鷸蚌相持，漁人得利，天下事就是這樣，我們要不

以第三名來補上，還把第四第五名來補上嗎？大家對於周西坡這話，倒也相當贊成。林雪樓笑道：「這個騷老頭子，最是滑稽。你們且慢贊同，先看一看那第三名是誰？」大家聽這話，將名單拿起來一看時，却是吳芝芬。大譁起來。都說道：「我們都把他的話當作正經公道之論，原來他是和他的乾姑娘打算盤呢。」周西坡笑道：「不怕你們鬼，喝了你老娘的洗腳水。」說畢，哈哈大笑，張開一張扁嘴，又沒有上下門牙，兩排紅牙肉中間，露出一個窟窿，越發的有趣。大家猛笑了一陣，梁蕉夢、林雪樓、周西坡三人，又接上一陣大咳嗽。周西坡在衫袖裏抽出捲着一團的一條毛絨手巾，只擦眼淚。停了一會，揷着胸笑道：「林周二位，你看以為如何，就用我的法子解圍罷。」周秋舫明知爭林雪樓不贏，自己不過是輸這一口氣，果然用第三名來做第一，大家不想，又未嘗不可。誰知林

雪樓絕對不肯，說道：我本是無心的。現在你們說我是袒護秋葉香，我若讓步，倒弄假成真了。梁蕉夢笑道：我倒有個法子。我現在出個詩鐘題目，那個奪了元，這名單上的名字，就由那個分配。你二位以爲如何？大家聽了，都贊成起來，說這個獎品有趣啦，便爭問什麼題目。梁蕉夢道：題目也不用我擬。我又想了一個法子，在座的人，每人用紙塊寫一個字，捻成紙團，都放在筆筒裏。回頭用抽彩的法子，抽出兩個什麼字，就是什麼字，覺得格外別致些。大家又道一聲好。林雪樓笑道：此老興復不淺，但是這個法子，倒是能用。於是在座的人，各用紙寫了一個字，把桌上的筆筒倒空，將紙團全放在裏面。梁蕉夢自己也寫了一個扔在一處，然後將兩枝筆在裏面攪了一陣，夾出兩個紙團來。梁蕉夢打開來看時，一個是香字，一個是流字。他將兩紙塊展開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

這兩個都是平聲，只能用一唱和三唱。一唱未免太容易一點，就是三唱罷。說時，望着壁上掛鐘道：現在是兩點五十五分，聽到鐘響三下交卷，鐘響以後不算。等到他說完了這句，便都思索起來。座中十有八九，都是此中能手。但是他們都要看林周二人誰奪元，都隨便胡謔上兩句。有的說山頭香雪翻成海，渡口流霞幻作花。有的說十家香譜洪芻記，一幅流民鄭俠圖。梁蕉夢聽了，只是搖着一顆白頭。周秋舫一看那鐘，已過了五十八分。一說話間，時刻就快要完了。他便對梁蕉夢道：我的得了，是口脂香氣吹寒竹，眉史流風問細君。林雪樓道：我的也有了，是集句呢。便高聲朗誦道：柴門流水依然在，油壁香車不再逢。他一念完，大家齊齊的叫了一聲好。說道：流香二字都在第三唱，這還不難，難得一起一結，天造地設，沒有集句的痕跡。周秋舫雖然和林雪樓是敵

人，也點頭道：確是好，算我輸了。梁蕉夢道：元算是雪樓奪了。可是秋舫這兩句也不錯，他還把竹君兩個字，嵌做了七唱呢。說到那裏，鐘已噹噹敲下三下。大家先是沒留意，再一念口脂香氣吹寒竹，眉史流風問細君。可不是把竹君二字嵌在內嗎？總只有三分多鐘，一聯詩鐘，已嵌流香竹君四字在內，不能算不敏捷。因之大家對於周秋舫的詩鐘，也相當的贊許，舉他第二。周秋舫道：不必推了，本來金竹君的名字，就在第二。不是我這一考，還可以替他打抱不平。這一考起來，把事反指實了。大家聽他說，都笑起來。林雪樓既然爭得最後勝利，也不說什麼，只是傻笑。原來開的那張名單，也不修改了，在衆人當面，就遞給陳黃擘。說道：請你明日起，就在報上登出來。陳黃擘道：好好，我辦過多回了，手續是很清楚的。給我包辦，準沒有錯的。林雪樓笑道：你不受賄賂嗎？陳


黃擘把他的右手的五指，又在棹上爬起來。說道：我不是起了誓嗎？受賄就是這個東西呢。大家見他又把做烏龜來發誓，都忍不住發笑。周秋舫便笑着對他道：黃擘兄，你是最恨這個東西吧？怎麼老是把起誓呢。陳黃擘道：還有不恨這東西的嗎？大家聽說，又都笑起來。但是都想着陳黃擘一定把菊選辦得乾乾淨淨，不肯含糊一點兒的。這天的詩會，到下午七點鐘才散，陳黃擘吃了一飽，自上他的報館來編稿子。到了編輯室裏，陳黃擘揀了一封厚厚的信，先把他剪開，抽出裏面的稿子，共有三篇，全是捧晚香玉之作，正是富家駒的。其中有一篇是詩，題目是贈晚香玉。陳黃擘一想，直呼其名，未免太不客氣。按着張先生李先生的辦法，就在晚字下面，添了女士兩個字。其餘兩篇，一是戲評，題目是晚香玉昨演新排名劇恨海鴛鴦誌盛。一篇是晚香玉不愧爲

坤伶之王的題目。似乎是傳記，又似乎是戲評。陳黃擘忽忽看了一遍，裏面除了有兩三個典不懂而外，只有兩個字不認得。至於文字的措詞，無非是恭維的話，倒沒有什麼可改的。於是並不加以考慮，就發交了排字房。把稿子發完之後，陳黃擘照例也要做一篇小評的。今天他却沒有做短評，就把舉辦菊選的啓事，登在小評的地方，替代一天。他那啓事是：

日昨爲夕陽廬詩社，十七次詩會之期，由林太史作東。是日，天氣晴和，青年白髮，老少咸集。濟濟一堂，可喜可賀。一時許，予忽忽到社，當與在社諸名流，一一拱手。且談且笑，種種高論，頗不悶人。旋周秋舫總裁，發起菊選，與林雪樓太史，各有意見發表，飛短流長，趣話蓬興，在坐諸公，無不鼓掌。就中梁蕉夢中丞，鬚眉皆白，其樂

陶陶語無倫次，破笑爲涕。予之詩學，頗爲平庸。亦加入笑謔，賓主盡歡而聚。當由林太史擬定北京坤伶名單一紙，作爲菊選候選人，徵求社會上對此之公論，對此十二人自由投票，選舉坤伶之王。予以此事鼓吹風雅，提倡劇學，且贊且同。指天誓日，殊願公正。下午七時散會，予遂將名單蒼遑攜回。現特擬定菊選規則五條，徵求投票。予敬告讀者，此事獎掖坤伶，促進歌舞，關係梨園，殊非淺鮮。一同努力，予有厚望焉。

自己將這啓事看了一遍，覺得做的有頭有尾，清清楚楚，是一篇好文字。於是提起紅水筆一頓大圈，也發交排字房去了。在袋裏摸索了半天，摸出一盒烟捲來。這烟匣子雖是次等貨哈德門。但是這裏面的烟，可不是哈德門牌子。是剛才在夕陽廬詩社裏，將那筒子裏的三砲台，



實實在在的裝了一匣子。這時抽出一根來放在嘴裏，擦着火柴，慢慢的吸將起來。吸煙的時候，皺着眉毛，抿着嘴，去研究那股好煙味。陳黃擊一面抽煙，一面訂菊選章程的腹稿。那一根三砲台，幫他的忙不少，不多一會，他已將章程擬好，便展開紙來，一一寫出。

(一)本屆菊選，選坤伶皇后一人，公侯伯子男爵各一人。

(二)本欄下方，印有列號菊選票。投票者須將此票剪下，如格填好，寄交本社菊選處。隨便以稿紙書寫者，無效。

(三)此項菊選，以獲票最多數者爲皇后，次多數者爲公爵，以下類推。

(四)自本報宣布之日起，至十日後爲止，接收菊選票，逾期無效。

(五)截止投票五日後，在本報宣布結果。票存本社，投票人可於

五日內，同時來本社查驗，以昭大公。

這五條規則以後，便附着那個候選人名單。自己將稿子字句校對一遍，便發交排字房。看一看手表，還只有十點多鐘，心想趕出城，還可以趕上潤音樓的壓軸大軸兩齣戲，馬上坐了車子，便到潤音樓來。一進戲場，兩廊過來，那聽踏戲的，烏壓壓的擠了一堆。看坐兒的，直嚷：道口上，站不住，諸位退後一點罷。又有人說：真是不顧面子，聽踏戲就別再望前擠了。陳黃孽在這吆喝聲中，已經擠了進去，和看坐的笑着點了一個頭。看坐兒知道他是個專看白戲的人，是沒有好處的。但是他這些唱戲的名角兒都是朋友，也不能得罪他。便道：陳先生您來第二排坐吧？陳黃孽點頭道：成！成！那看坐的將他一引到上場門一邊，第二排椅子上坐下。和他共坐一凳的，有兩個青年，另外一個是三十多

歲的人，嘴上養了一小撮短短的小鬍子，都昂着頭望着台上，有一句沒有一句的叫好。陳黃孽一看，花旦梅又芳正在演胭脂虎，這幾個人正在對着他叫好。有時叫好之外，夾着四五下很單調的巴掌，十分刺耳。陳黃孽是個老走戲園的人，他一望就知道這幾個人是捧梅又芳的。這梅又芳原是天橋舞台上的一個小坤角，名叫小菱花的，因為有一個捧角家和他認識了，和他製了幾件形頭，改了個名字，便調到這潤和園來。陳黃孽只是在他登台的第一日，看了一次，並沒有注意。後來常常接到恭維梅又芳的戲評稿子，別家報上，也登得有。就是這一樣，他已成爲名角了。陳黃孽雖不懂得戲，但是白戲看得太多了。每齣戲的戲詞上下場，都記得爛熟。看過好的，再看不好的，自然也有一個比較。當時他覺梅又芳的本領，也不過爾爾，何以有許多人捧。自己賂

膊捧着胳膊，仰在椅子上，懶洋洋的看。他這個樣子，偏是有人注意。那兩個青年，不住的用眼睛向這邊打量，對陳黃擘那一把毛刷鬚子，尤其是再三注意。看了一會，兩人交頭接耳，又說一會。說了一會，又望望這邊。好像想打招呼，苦於沒有機會似的。陳黃擘原沒有留心旁人，所以人家看他，他也不知道。這時他手上拿着半截沒燃着的烟捲，正昂著頭找看坐的，要根取燈兒使使。有一個青年看見，便將他手胳膊一碰，陳黃擘回頭看時，那青年早笑臉相迎，問道：你先生是要取燈兒嗎？我這裏有。說着便將面前一盒火柴，送了過來。陳黃擘欠了一欠身子，將火柴接到手裏。那青年看他手上的烟捲，只有小半截，還沒扔吊，一定是烟已抽盡了。連忙在身上抽出一個皮頁，在裏面取了一根呂宋烟，送到陳黃擘面前，說道：這裏有烟。陳黃擘一看那煙上，圍着一道小

金箍，正是上等的雪茄，便將煙一推道：我有煙，不客氣。那青年道：不要緊的，茶煙不分家呀。說着又把煙送了過來。陳黃擘覺得盛意難却，只好微微點了一個頭，將煙接過。一面抽，一面便問人家貴姓。那少年聽說，早遞過一張名片。陳黃擘接過來一看，這人的名字叫任黃華。左面署着錢塘蘇小是同鄉，字傲霜，一字菊仙，外號西湖釣客。名字右面也有上銜，乃是梅玉聯吟社幹事，藤花雜誌總編輯。陳黃擘見人家也是文藝界中的人，不敢怠慢，也在衣服袋裏掏一張名片還人家。那青年還沒有接名片，先就笑着問道：閣下是黃擘先生吧？陳黃擘答道：是的。任黃華道：久仰得很！在報上天天讀閣下的大作。陳黃擘道：見笑見笑。任黃華同坐的兩個人，看見他們已經攀談起來，也就和陳黃擘點頭，彼此交換名片。陳黃擘接了名片一看，有鬍子的是李星槎，沒鬍子的

是孟北海，頭銜和任黃華相同，不過編輯上面少了一個總字。李星棧面前，正擺着一碟瓜子，一碟花生仁，便整把的抓起，放到陳黃孽面前來。大家一面看戲，一面談話，就像很熟似的。任黃華問陳黃孽，梅又芳的戲怎麼樣？陳黃孽受了人家的招待，自然不便說不好，也就隨聲附和了幾句。這時梅又芳戲已完了，台上在換桌圍椅墊，任黃華三個人一見這桌圍椅墊，好像他是下逐客令的李斯一般，馬上站了起來，就對陳黃孽道：「明天到府上去奉看。」陳黃孽知道這是捧梅又芳的嫡派。捧角家有規矩的，成心要捧那一個，等那個人下了場，馬上就要走。若是不走，那就是不專一的捧，受捧的人，是不領情的。所以任黃華看見換下一齣戲主角的桌墊，他們趕快就走，到了戲院子門口，三個人便一排的站着。不到五分鐘的工夫，梅又芳出來了，頭上戴一塊瓦黑

的呢帽，身上披着黑呢的斗篷，正是漆黑一團。但是這樣一來，他那張粉臉，格外就白了。腦後辮髮，蓬鬆一大把，在斗篷上露着，可見他卸裝得匆忙。任黃華早笑着迎上前，說道：你餓了嗎？請你吃點心去。梅又芳道：這個時候，那裏有地方去吃點心？任黃華道：有的是。石頭胡同韓家潭裏面，江蘇館子也有，廣東銷夜館子也有，你要上那家？梅又芳把臉一揚，說道：誰到那種地方去？任黃華道：那要什麼緊，多少朋友，還帶了家眷去吃呢。你還怕什麼嗎？梅又芳道：我怕誰去？他去。他和任黃華一行三人，便到石頭胡同廣東館子來吃銷夜。他們四個人，到了一個小小房間裏，夥計順手就放下簾子來。任黃華帽子還未摘下，看見梅又芳解胸前斗篷的鈕扣，連忙搶上前，提着斗篷的披肩，慢慢提起，給他掛在壁間衣鈎上。梅又芳自己，也除下帽子。現出身上鵝黃色花緞

駝絨袍子，外罩青素緞，週身滾白牙條的緊身小嵌肩。燈光下映着，真是鮮艷奪目。李星槎正在對面坐着，不由得笑着喝了一聲彩。說道：喂！好漂亮，梅又芳對李星槎一望道：你在台下還沒有看足嗎？李星槎笑道：那有看得足的道理？再說，我們也只有看的福氣，怎不要多看？梅又芳問道：除了看，你還打算怎麼着？你說！李星槎吐了一吐舌頭，笑道：梅老板好厲害。這句話真要逼出我的命來。我敢怎麼着呢？像黃華給你提斗篷那種差事，都不敢呢。梅又芳笑道：怎麼着？你要和我親熱親熱嗎？成說着，便拖了坐着的椅子，坐到李星槎身邊來。他這樣一來，李星槎倒有些不好意思。避開不好，不避開也不好。說道：我們這是唱烏龍院吧？這樣擠着坐。梅又芳道：你不要佔那個便宜，你再說，可別怪我罵你啊。李星槎道：這話真難說。要和我親熱親熱是你，不許佔便宜，也是

你，這不爲難死人嗎？梅又芳聽了只是一笑。大大方方的，依舊坐着不動。李星槎究竟沒有那樣爽直，却慢慢移開了。他們一面吃東西，一面說笑，隔壁屋子裏一陣喧嘩，也有好幾個人的聲音。有一個人說道：你看今天晚上的戲怎樣？一個人答道：看坤伶的戲，只當打茶圍，談不到好不好！孟北海聽見這話，對李星槎望一望。李星槎連忙回過臉去，望着任黃華。任黃華也覺得臉上下不下去，只是低頭吃麵。梅又芳却絲毫不在乎，還帶着笑容，靜靜的望下聽。那邊又一個人道：那個花旦梅又芳的戲，還不錯。梅又芳聽了這話，眉毛一揚，眼珠對任黃華三人一轉，滿臉都是得意之色。任黃華三人，都不言語，也就報之以笑。但是這個當兒，那邊又有人說道：你不會聽戲。那種無名小卒，談得到什麼好？不好？那個人道：你不要說他是無名小卒。你不看看報上菊選候補人，

他也在內嗎？這個人道：他的名字是湊數的，算什麼，你沒見是倒數第一嗎？要是我，情願不做候補人，免得背榜。你想有幾個背榜的，能轉過來攷第一呢？梅又芳聽到這裏，臉上勃然變色。隨口就罵了一句，他媽的。任黃華二人，見人家這樣挖苦梅又芳，也是忿形於色。梅又芳便對任黃華道：上午聽見你道什麼菊選，我倒沒有留意。現在人家料定我不能考上第一，我倒要爭口硬氣，一定要辦到。上一次，聽說有人花了二百多塊錢，就弄了一個什麼香艷親王。現在我也拿出那些錢來，你和我去辦。任黃華道：這菊選和人家送香艷親王的匾額不同。那種匾額，只有一班人送來就行。報上呢，不過託人鼓吹罷了。菊選却不是這樣，是要投票的。這票印在正陽報上，由我們剪下來，填上名字。每份報，只有一張票。這要多多投票，就要多多買報。梅又芳道：那更好辦了，我

們就買幾百份正陽報得了。任黃華道：你好呆，你知道這個法子，別人就不知道這個法子嗎？所以這樣投票，不是靠各人的本事，也不是靠各人的人緣，就是靠各人去買報。誰的報買得多，誰的票就多了。梅又芳道：反正一分報多也不過十個銅子，我豁出去了，買一萬份報罷。孟北海是在不相干的報館裏當過小編輯的。笑道：這又是容易辦的。他這個票，在報上只印七天。頭一天是過去了。第二天是明日，就要辦，也來不及了。一共還有五天，每天我們就要買他二千份報，才夠一萬之數。設若旁人也像我們這一樣辦，他報館裏，恐怕每天要多印兩三萬報呢，來得及嗎？梅又芳道：除了這個，還有別的法子沒有？任黃華道：有是有個法子，只要運動運動正陽報的陳黃孽，這事就成了。梅又芳道：好，你替我去辦。辦妥了的話，我重重謝你。任黃華斜着眼睛問梅又

芳道：怎樣謝呢？梅又芳拿着筷子，樹了起來，遙遙的要作打他的樣子，眉毛一揚，笑着罵道：瞧你這塊骨頭，好好的說話，又要找罵挨了。於是任李孟三個人一陣大笑。大家吃完了點心，李孟二人自定，任資華一直送到梅又芳大門口，然後才回家。

第五十六回 大典繁陳攬金勝竹葉 新章急就揮汗頌梅花

次日上午，任黃華便特地找到陳黃孽家裏來，和他商量這一件事。剛到大門口，只見有兩個二十上下的少年，站在一棵洋槐樹下背靠着樹幹，眼睛不住的對陳黃孽大門裏張望，好像等什麼人出來似的。那兩個少年，一個穿着一件寶藍色華絲葛棉袍，脖子上圍了一條縐紗圍巾。戴着一頂旗子布，一塊瓦的帽子，架着克羅克斯眼鏡。一個穿着一件藍布長衫。戴着黑呢一塊瓦帽，手扶樹，却現出手指上一枚金戒指。此外足上都穿着是皮鞋，大襟上一般的插一管自來水筆。這不用猜，一定是兩個學生了。正在這時，他兩人臉上，忽然都現出笑容，搶上前

一步。任黃華看時，裏面出來兩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，一樣的藍布長衫，黑布馬褂，戴一頂小瓜皮帽。帽子後面，鴨屁股似的，露出半截黑髮。任黃華認得，這是科班裏兩個小花旦。一個是鄭蓉卿，一個是汪蓮卿。鄭蓉卿在前，汪蓮卿在後，一路走出大門來。那個穿藍袍子的，早跑了上前，攜着鄭蓉卿的手。說道：怎樣進去這半天，我真等急了。走，我們上那個飯館子？你願意吃羊肉刷鍋子嗎？鄭蓉卿道：就在城裏罷，別上前門了，碰着了熟人，回去我又要挨打。汪蓮卿也走了上來，扯着那個穿藍布長衫的學生道：賣糖葫蘆的來了，給我買兩串罷。那學生連忙對着胡同口上招手，叫賣糖葫蘆的。任黃華站在那裏呆看，不覺和他打了一個照面。自己覺得釘住人家看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便轉身，走進陳黃孽家去。他是初來，自然照着拜訪的規矩，將名片先交給門房，叫他進

去通報。那陳黃孽對戲子，票友，捧角家，評劇家，向來是一律歡迎的。對於捧角家，尤其願意接近。因為這種人，和戲子一樣，來了多少有些好處的。他見名片是任黃華，連忙請在客廳裏坐。任黃華先是談了一些不相干的話，後來談到菊選的事，便探着他的口風道：據陳先生看，這皇后是誰的呢？陳黃孽道：這很難說。因為選舉這樁事，無論大小，雖看各人的聲望，但是也看各人能不能努力競爭。專靠自然投票，那是不能行的。任黃華道：但不知怎樣競爭？陳黃孽道：那有什麼不明白，還不是多多的弄些票。任黃華道：這個我自然知道。票是怎樣去運動呢？任黃華這一問，正問到陳黃孽心窩裏來了。但是他要告訴任黃華，票要怎樣運動，那就不啻目畫口供，他怎能做這樣的馱事？於是用手指畫着桌子，發出微笑，有五六分鐘，沒有作聲。任黃華知道這話說出來，與他

有些關係，也不便逼着問。兩個人都不好作聲，反而沉寂起來。陳黃孽想了一想，笑道：我告訴你一個主意，多多的買些正陽報。任黃華道：這一層，我早知道。但是只怕這事已有人行之在先了。陳黃孽道：任先生打聽這事做什麼，有意和梅又芳辦菊選嗎？任黃華笑道：受人之託，不得不忙。但是據我想，競爭的人很多，要辦也不容易。這事非陳先生幫忙，那是沒有希望的。陳黃孽笑道：我也不過是照票宣佈，能幫什麼忙？任黃華笑道：總不能想一點法子嗎？陳黃孽道：有法子，我已告訴你了。任黃華道：買票的法子，秋葉香金竹君當然行之在先，我們來辦，已經遲了。陳黃孽道：那倒是真話，他們兩方，每天在報館裏坐買有好幾千份報。報館裏爲他們這樣亂七八糟競爭，每天要添上一萬多份報。再多印不出來，因爲再要多印，就趕不上發行時間了。任黃華道：我說

不是法子已經被人家搶着用去了。真要競爭，非別開生面的幹不可。說時，臉望着陳黃孽笑了一笑，說道：有沒有別開生面的法子？陳黃孽道：有是有，我是不能辦的。任黃華見陳黃孽說話，已經有些鬆動，便道：不能辦，那也不要緊。你且說出來，我們大家商量商量。陳黃孽笑道：我是一句玩話，當真有什麼法子呢。任黃華伸頭望了一望窗子外面，然後坐到陳黃孽並排的一張椅子上來。一隻手執着陳黃孽的胳膊，低低的說道：當然不能讓陳先生白幫忙。陳黃孽笑道：你錯會了我的意思了，我並不爲此。任黃華道：陳先生當然不爲此。但是在當選的一方，他怎樣能夠不酬謝酬謝多呢，我不敢承擔。一百之數，包在我處。陳黃孽將身向任黃華這邊就了一就，也低着聲音說道：他們憑着買報競爭，誰也要買幾千份報。一千份報，就是三十多塊錢。你若是這樣辦，

豈不太便宜了？說着合着眼睛縫笑道：老哥也是慷他人之慨，何不多出點，毛詩一部如何？任黃華見他已經開了價錢，這就不是什麼難題了。便道：陳先生有所不知。這都是我和幾個朋友湊着辦的。梅又芳他那管這些帳？我只好特別要求，毛詩折半罷。陳黃孽再三的說，這事責任重大，社長曉得了，是要丟飯碗的。而且這事非疏通印刷工人不行，多少要分些給他們，少了實在辦不過來。任黃華只得又添了五十，共湊成二百元。陳黃孽也不敢再要，免得事情又弄僵了，便答應照辦。任黃華便問，到底用什麼法子，可以讓梅又芳當選呢。陳黃孽笑了一笑，說道：自然有法子，你可不要對人說。任黃華道：陳先生既然幫我的忙，我當然不會和人說。陳黃孽道：也沒有別的法子，就是印完了報之後，將這排成了的票版，移了下來，用我們的報紙，專門印他幾千張。但是

光印這面，不印那面，又不像是報上剪下來的。所以照着報上的樣子，也挖了一塊廣告版下了，把反面完全印好。這樣一印，又把剪刀剪了四週。剪出剪刀痕來，就真假難辨了。用這樣的票填上名姓，你用許多信封分別寄了來，我們看也不看，扔在票匭裏。等到將來開匭，豈不是十拿九穩的當選嗎？人家要查弊病，那裏去查？任黃華點頭稱贊不已，連說是好主意。便約定了當天晚上票款兩交。這日下午，任黃華果然七湊八湊，湊了二百塊錢，就在晚上送到陳黃孽家裏。陳黃孽却搬了四五捲紙票子給他。任黃華道：這是多少票，陳黃孽道：我老實告訴你罷。這些忙菊選的人，那裏會運動幾千票，都是虛張聲勢罷了。據我今日切實打聽，他們每人不過幾百票罷了。都是靠着託朋友們，你買幾份報，我買幾份報，每日湊合個幾十票，誰人弄的票多，自己都沒有把

握，至於拿錢出來買幾千份報，那有這種魄力？你這裏是一千五百票，比他們至少要多出一半來，你還怕不當選嗎？任黃華一想，這倒上了他一個當。若是買一千五百份報，那也不過花五六十塊錢，如今要貪便宜，倒多弄出好幾倍來了。但事已做了，後悔也不成，只得拿了票回去照辦。轉眼五天，已經過去，這菊榜就快發表了。任黃華家裏，本來還有幾個錢，中學畢業以後，沒幹別的什麼，專門在外面玩，所以有的是閒工夫。他知道坤伶皇后一定是梅又芳的。趁着還沒有發表，就商量盛典。大家議論一陣，定了幾個辦法，一，發表後的第三天，宣告就職。這天煩梅又芳演一齣墓中生太子，讓他去那個皇后。二，這天大捧一下，定四排座，包他幾個包廂。三，送花籃匾額。四，晚上在梅又芳家裏吃酒打牌。任黃華認爲都可行。只是墓中生太子那齣戲，太不吉利些，恐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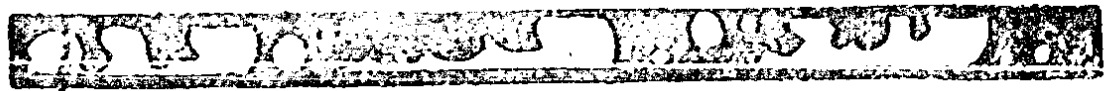
梅又芳嫌喪氣。於是把第一條改了。改爲貴妃醉酒，麻姑獻壽，嫦娥奔月三齣戲，讓梅又芳自挑一齣。議論已定，大家分途去辦。他們這一班人裏面，差不多都是大少爺班子，花錢的事，自然不算什麼。任黃華還怕那天不能十分熱鬧，又寫了兩封信到天津去，邀兩個同志來。一個是前故督軍殷石榮的兒子殷小石。一個是前海關監督金道平的兒子金大鶴。這兩個人真是逸少班頭公子領袖，都因爲父親病故未久，熟人太多，在北京不便遊玩，每人帶了萬把塊錢，到上海去住幾時。不料沒到兩個月，錢就花光。倒是一個人帶了一個妓女北上。一來在服中，不便討姨少奶。二來在南方，錢花光了，也沒有討論到嫁娶一層。不過彼此相好，把他們帶着北上玩玩罷了。到了天津，住下來了，已是一月，這時任黃華想起他來了，所以特意寫信去請。一面在北京分途去



接洽一班玩友，以便到時好全體出發。又過了兩天，正陽報上的菊榜，已發表了。梅又芳以九百八十一票，得了皇后。秋葉香以五百票得了公爵。晚香玉以四百八十票得了侯爵。金竹君只有四百二十票，只好算伯爵了。此外子爵是小珊瑚，男爵是吳芝芬。這張榜一發，輿論大譁。以為晚香玉得了侯爵，那還有可說。梅又芳居然當選皇后，這實在是出乎人情以外的事。但是捧梅又芳的人。這天却是個個歡喜。任黃華向來是十二點鐘才起來的，這天八點多鐘就醒了。一睜開眼睛，便叫着聽差問道：報來了沒有？聽差的將報送上，他坐在棉被頭上，趕快就把正陽報第二張打開。那心裏正是有些搖搖不定，生怕落了選。等到一眼看見，菊榜下面第一名就是梅又芳，心裏才把一塊石頭落下，而這時朋友的電話，也是不斷的來，都是報告梅又芳當選的。任黃華索



興不睡了，便在九點多鐘，起了一個早，把所有幾個親信的朋友，都請到家裏來。李星槎孟北海而外，還有皮日新路尙仁孔菊屏麻一振四位。他們都是起牀洗臉梳頭以後，不久就來的。所以任黃華的小小一間屋裏，被雪花膏生髮油的兩股氣味，瀰漫四週。那皮日新年紀最小，不過十七八歲，穿一件綠嗶嘰的駝絨袍，海絨緊身嵌肩，最是漂亮。麻一振是個喜歡熱鬧的人。走上前，攔腰一把將皮日新抱住。把他高的鼻子，伸到皮日新臉上，亂碰亂嗅。皮日新兩手一推，說道：老麻，你總是這樣動手動脚的，下流極了。下次你倘再要動手動脚，我就惱了。路尙仁道：也難怪老麻捉你開玩笑，你弄得太漂亮了。據我猜，今天穿得這花蝴蝶似的，少不了要到翠寶那裏去露一露。帶我襄個邊兒，行不行？一提到翠寶，皮日新禁不住就要笑。說道：現在還是早上，怎樣就提到



晚上的事？孔菊屏道：翠寶那東西全是一張嘴好。早就許我一雙毛繩鞋，到如今還沒送我，皮日新道：憑什麼許送你毛繩鞋。孔菊屏道：捧下車，我沒輸兩百多塊嗎？皮日新道：這是過節的事，你一輩子還記得呢。孟北海道：喂！這是主人翁請你們來談菊選的，不是請你們來談嫖經的。把這話暫且放下，行不行？大家這才停止爭論，聽孟北海說話，孟北海道：現在對梅又芳那天就職的事，樣樣都有。就是差一件，那就職的通電，還沒有預備，怎麼辦呢？這種通電，要做得好一點，非四六文不可。李星槎道：是呀，那是就他一方面說。在我們芳社裏，還應該上個勸進表呢。這個在報上發表了，他就好根據我們的勸進表，發表通電。大家聽說，一致贊成。任黃華道：這個今天下午就要才好。因為做得了可以送到正陽報去。李星槎道：黃華這話不錯，是要特別加快。而且這篇東

西，總要做得堂皇富麗才好。大家都認很是。任黃華道：這個我很外行，那位做一做？這一問不打緊，大家都默默無言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。孟北海道：我有一個熟人，從前做過書啓師爺，四六倒很在行。現在沒有做事情，只是當一名窮錄事。只要我們給個塊把兩塊錢，他就肯做了。這個時候，他還沒上衙門，可以去找他。任黃華道：既然有這個人，好極了，你就去找他罷。說着馬上在身上掏出兩塊錢，交給孟北海道：煩你就去一趟，我們在這裏等你的回信。孟北海就答應了。這個錄事，姓單名習虛，住在觀音菴後門的偏屋裏。這時正彎着腰，兩隻手捧着一口小鐵鍋，在煤爐子上烤飯。一抬頭見孟北海進來，連忙將鍋放在一邊，說道：請坐請坐。孟北海一看這樣子，主人翁自己燒飯，也就不必要人家奉煙獻茶了。簡簡單單，就把來意說了。同時掏出那兩塊錢放在桌

上。說道：小小一點潤筆，看在朋友面上，莫嫌少罷。單習虛笑道：做這一點事還要錢。孟北海道：你的境况，我深知，這倒不必客氣。不過有一句話，要聲明在先。這篇東西，今天下午就要。老哥能不能馬上就動手？單習虛想道：我從來做東西，也沒有逢到這限時刻要的，四六文章，一時怎樣抓得起來。但是說不行吧？又捨不得那兩塊錢。孟北海看見他躊躇的樣子，知道他是立刻做不起來。便道：我現在還有事，不能在這裏等。下午三點鐘，我再來罷。說了，孟北海自走去。這裏單習虛急急忙忙，把飯吃完，將茶杯子裏的剩茶，倒了一些在硯池裏，一面磨墨，一面坐着出神。不知不覺之間，磨了一硯池濃墨。將墨放下，便把破網籃裏的書，清理了一下，共拿出三樣書，一種是駢體文選，一種是駢體尺牘，一種是留青新集。把這三種書，前後翻了幾本，肚子裏便有了些詞藻，於

是一面擬稿，一面塗稿，自己又深怕做遲了，趕不上鐘點，做了幾十個字，便站在門口，看一看對過小油鹽店裏的鐘。所幸自己在十一點多鐘就動了手，還不妨多多參考一下書。先做了一半，且把他膽出來。那文是：

誠惶誠恐，謹奏者：橙黃橘綠，已盡三秋，水落冰凝，正逢十月。堯天舜日，人人誦太平之歌，墨雨歐風，處處有文明之象。花花世界，點綴維新，草草勞人，鋪張莫舊。花天酒地，京都爲首善之區。西皮二簧，一域居全國之上。鼓吹風雅，良有以也。舉行菊選，不其然乎。伏維我梅又芳女士是幾生修到，姓同林處士之妻，一字不同，名步梅大王之後。清歌妙舞，固是宜人。杏臉桃腮，豈不如佛？豈止傾城傾國，真有滅種之才。原來胡帝胡天，便是化仙之客。

單習虛渾身搖搖擺擺，抖起文來，口裏哼着，覺得很是得意。最後兩句豈止傾城傾國，真有滅種之才，他以為這是進一步的筆法，禁不住心裏自誇，便提起筆來，圈了兩路密圈。這一段謄好，單習虛接上又撰後段。添減塗改，免強做得兩百字，便又走到門口去看一看對過小油鹽鋪裏的鐘。這一看，不打緊，嚇他一跳，原來兩點鐘已經打過去了。掉轉身跑回屋裏，抓筆在手，往紙上便寫。寫了一句，便用筆管戳着頭髮一陣，口裏哼哼，搜索枯腸，拚命的構思。看看一張紙，快要塗完，大概字數不少，便又謄寫出來。那文是：

是故霓裳一曲，不在人間。羯鼓三搥，恍如天上。言來嘖嘖，誰不拜石榴之裙。魂斷紛紛，客欲作牡丹之鬼。高山流水，鍾期許是知音。黛玉寇珠，周郎敢言願誤。與天地合其德兮，日月同其明。是英雄

本其色也，兒女惜其情。一人出，百家畢，四美具，二難並。懿歟盛哉！然而鷄羣鶴立，灘上龍眠，未得良機，曷臻極位？凡屬半面之交，都作一歎之憾。於是博徵衆意，咸道不平。小開會議，共襄盛舉。何如斯可矣，莫讓戲界之狀元。必也正名乎，請爲坤伶之皇后。

謄到這裏，已經把稿謄完了，雖然覺得字數不多，還該望下續。可是要說的話，都已說盡，實在沒有法子續下去。正在這裏爲難之時，孟北海又來了。單習虛越發着急，心想人都來了，我的稿子還沒有作起來，豈不難爲情。便把謄清的兩張稿子紙，放在面前，原來塗改的底稿，却一把抓在手掌心裏，揉成一團丟在字紙簍內。便對孟北海道：對不起得很。上午本來就要動手的。但你先生走了以後，就來了一個朋友，拖去和他辦一點私事，一直糾纏了幾個鐘頭，剛才不多大會兒，才回來呢。

到了家以後，我連茶都沒有喝，趕着做起來，好在這樣東西，我倒是作慣了，所以急急忙忙，一面做，一面寫，居然做起十成之九。不是你先生來，就是這說話的工夫，我的稿子也做完了。便把那兩張膽清的稿子，遞給孟北海。孟北海從頭到尾一看，雖然也懂得一些，但對於四六一道，向來外行，不敢說不好。便道：很好，這樣措詞，恰到好處。若是我做，我也無非是這樣說哩。因那文中有魂斷紛紛，客欲作牡丹之鬼兩句。便道：這兩句典用得妙。千家詩上有云：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把這十四字，縮成魂斷紛紛四字，渾成極了。最妙的是底下緊接上一句，客欲作牡丹之鬼。俗言道的好，牡丹花下死，作鬼也風流。這樣一來，和上面四字，便有一氣呵成之勢。就是說大家顛倒梅又芳的顏色，都紛紛斷魂，要做牡丹花下的鬼了。單習虛見孟北海所解，句句打


入自己的心坎。心想他的學問，也很不錯，我倒不要大意了。便道：孟先生說的很對。有不妥當的地方嗎？還要請你改一改。孟北海笑道：都是至好，還客氣什麼呢？但是還有多少，請你就作起來，因為我等着要拿回去呢。單習虛心裏雖找急，口裏却不示怯。說道：現成現成。請你坐一會兒，我還要到隔壁煤舖子裏去，借一個電話打一打。說着單習虛將桌上那幾本查考的書一夾，說道：廟裏的和尙，他要和我借書看，順便帶了去罷。單習虛走出來，便對和尙說，屋子裏來了幾個客，吵不過，借你屋裏，抄幾頁書。和尙那知他的用意，便答應了。單習虛躲到和尙屋子裏去，將書一頓亂翻。七併八湊，找了上十句，便一句摘一個字，用筆寫在手掌心裏，然後牢牢的把全文意思記住，急急忙忙，便回房來。孟北海道：一個電話，怎樣打了許久，快有一個鐘頭了。單習虛道：可不是？

無奈電話局搗亂，老打不通呢。不要緊，我馬上可以把稿子做起來。說着，找了一張紙，眼睛瞧着手心，文不加點，不到十分鐘的功夫，便寫完了。孟北海接過一看，那文是：

因之椒花獻頌，海鶴添籌，菊粟尙矣，輿論譁然。水落石出，何曾名落孫山。地老天荒，却已仙登瑤島。萬壽三呼，賀德配之孟母。千秋

一日，喜才駕乎文君。敬請就職，萬勿固辭。諸維朗奏不宣。

孟北海看了一遍，心裏很佩服他才思敏捷。可是椒花獻頌，海鶴添籌，好像都在對聯書上看過，似乎和這事不大切。但是自己却沒有十分把握，不敢說出來。不過輿論譁然這四個字，絕對不是好話，不應該寫進去。便道：習虛兄，你這篇東西，做得實在是好。不過輿論譁然，向來都是大家不滿意這樣說去。現在這上面用了，人家不要誤會這菊選不



公，所以大家譁然起來嗎？單習虛紅着臉道：這譁然兩個字有時作壞字眼看，有時也作好字眼看。譬如嗚呼兩個字，寫成嗚呼哀哉一句，固然是壞字眼。可是嗚呼盛矣一句就是好字眼了。孟北海一想這話也有理，便將原稿拿到任黃華家來。任黃華肚子裏的貨，並不多似孟北海，大略認爲可以，便寫了一個信封，將三張稿子套上，立刻派人送到陳黃孽家裏去。陳黃孽看了，加上一個題目，是芳社公進梅又芳加冕表。本文前頭，又加了一段按語。那文是：

此次本報菊選，坤伶梅又芳，竟得爲皇后，予且欣且慰。查梅伶年方二八，面貌秀雅。唱工種種可聽，做派維妙維肖。今已獲選，點綴菊界，可謂佳話。現芳社諸公，鼓吹風雅，草表勸進，予欣然受之，揭之本報。予切告該伶，以後愈宜努力，以答顧曲諸公，予有厚望焉。

寫到這裏，身後忽有人哈哈大笑。陳黃孽不料身後有人，急忙回頭一看，却是明秋谷。便道：你怎樣冒冒失失的進來了？嚇我一跳。明秋谷道：你貴宅的聽差，不在門房裏，我衝了進來，看你在作什麼呢。陳黃孽道：你笑什麼？明秋谷想道：我笑什麼呢，還不是笑你的大作。但是這話不能說出來，便道：我笑你的豔福太好，又算收了一個乾閨女了。陳黃孽道：又收了誰作乾女？明秋谷道：你對於梅又芳，這樣拚命的捧，他不拜你做乾爸爸，有什麼法子感謝你呢？陳黃孽笑道：我現在不像以前了。這些拜門拜乾老子的事，一概拒絕。至於以朋友的資格來往，那倒可以的。明秋谷道：你爲什麼變了態度？陳黃孽道：你還有什麼不知道？現在外面許多小報，極力的攻擊我。說我收了許多乾女乾兒子，別有野心。你想，他們除了過年過節，來和我磕一個頭而外，平常特意到我家

裏來的日子，就很少很少。我有什麼野心？我白受這樣一個名聲，很犯不着，所以我不要他們做那些虛套了。明秋谷道：你這話也是。這個樣子，梅又芳他就不要感謝你嗎？陳黃孽道：這回他獲得坤伶皇后，是許多人投票的，又不是我一個人捧起來的，他謝我作什麼？明秋谷道：雖然不是你捧的，也是由你手上辦理。在他一方面，至少要感你玉成之德哩。陳黃孽道：不錯，他果然是這樣想。後天是他就職的日子，在得興堂辦酒也請我去呢。明秋谷笑道：你是藥中的甘草。他們有什麼聚會，若是沒有你在內，那就不熱鬧了。陳黃孽道：這也沒有別的原故，無非多認識幾個熟人而已。明秋谷道：你認得的熟人，真也不少。現在又有個人託我來疏通你，請你登這一張相片。說着把手上一個紙包打開，在裏面取出一張照片，交給陳黃孽。在那遞照片子的時候，把雙手拱


了一拱。陳黃孽拿那照片在手上一看，是個古裝花旦，提着錦囊，背着花鋤，似乎是黛玉葬花裏的一段。相片子旁邊，有一行字道：名票友虞媚君，十九歲，江蘇上海人。曾在某中學肄業，研究皮簧多年，於青衣一門，大有心得，近更拜石頭之門，親傳衣鉢，其所能之戲，已達四五十齣。秋風社每次彩排，虞君一出，彩聲四動。此爲其化妝相片之一，高髻宮裝，飄飄欲仙。綜觀君之戲學，可謂色藝俱佳。追美前賢，後來居上，意中事也。陳黃孽道：登一張相片子罷了，何必還要加上許多贊語，未免太肉麻了，這個實在不便登。明秋谷笑道：並不白登呀。但是你不願意登，我也不必勉強，只好去找別人了。說着，伸手便來拿相片子回去。陳黃孽一按照片道：別忙。看老哥的面子，相片子可以登。至於題的字……說着，望着明秋谷的臉，緊待他接下面一句。明秋谷道：你若願意登，就

請你把這上面題的字一齊登上去。這處媚君，人是極漂亮的，對於新聞界，尤其是肯聯絡。只要你和他幫忙，他一定很感激的。陳黃孽見他老是半吞半吐的話，究竟不能放心，便笑道：大概他是你老哥的好友，所以你這樣和他許條件。我倒要問問，他是怎樣的感激法？明秋谷心想，這個人真是厲害，非有好處，是不能登的。便道：我叫他請客如何？陳黃孽道：是爲了才請客呢，還是原來要請客，順便帶上我一個呢？明秋谷道：自然是爲了才請客。要是順便帶你一個，那就太不恭敬了。陳黃孽正色說道：那倒不必。你想，這個日子的酒席，沒有十塊錢以上的，那能請客？再加上茶酒車飯，一桌酒，總在二十元上下。爲了我幫他一點忙，花上許多錢，我心裏過意不去。你想，就是上次你接洽的晚香玉那樁事，我是怎樣的幫忙。也不過花了二十多塊錢呢。雖然在我一


方，錢有虛收實收之分，究竟人家花錢的，花出去了，總是一樣。況且……說到這裏笑了一笑，又道：我們是好朋友，彼此還有什麼隔閡，要說的話，都可以說。接上又笑了一笑，才道：況且他雖花許多錢，我一點兒不實受。何必呢？明秋谷分明知道他的意思，無非是要錢。却故意裝着不很了解的樣子，便道：難道讓你白盡義務？那以後我也不敢相煩了。陳黃孽道：我就實說了罷。叫他不用請客，把請客花的錢，送一半給我，就是很好的謝禮了。明秋谷道：據你說請一回客，要二十塊錢，那末，送一半給你，就是要十塊錢，登一張相片子，要這樣重的代價，未免太多一點。陳黃孽道：那要請我吃酒哩，花錢不更多嗎？明秋谷道：那花錢雖然更多，可是並非請你一個人。陳黃孽道：這樣說來，還不是順便帶我一個？明秋谷覺得自己的話，前後矛盾太甚了，一時找不到話轉圓。便

道：他請你是專請你，可以順便了了別處的人情啦。而且這種事，本來是好玩，叫人請客，那是可以的，叫人出錢，就成爲買賣性質的事情了，我倒不好和他說。陳黃孽見他表示得這樣堅決，簡直沒有回旋的餘地。面孔立刻板得鐵緊，將那張相片，便隨手扔在桌上。冷冷的說道：像虞媚君這樣的票友，車載斗量，那裏值得鼓吹。況且他的出身很壞，什麼中學肄業生，聽說是某部一個茶房呢，不過兩個司長很看得起他，和他做了幾件形頭抖起來了。明秋谷笑道：票友還都不是那一回事，鼓吹總是鼓吹的啊。多少還請你幫一點忙。我以作第三者的資格，硬和他出個主意。送你兩塊錢買包茶葉喝。他若不管，這錢出在我身上得了。陳黃孽道：並不是我計較錢和他鼓吹，實在不值得。明秋谷道：戲子也罷，票友也罷，那個能一出台就紅起來哩？總要人慢慢的從下望

上捧啊？虞媚君現在雖然不紅，只要大家來幫忙，將來一定可以紅起來的。若是大家以為不紅，就不捧，那怎樣紅得起來呢？陳黃孽道：我並不是嫌他沒有本領，就說不值得捧。只是他這人的品性太不好了。而且是一個茶房出身。明秋谷笑道：你說是說，不要報上也登出來了。這樣罷，我奉送一朶梅花之數，諸事都請你幫些忙。至於是不是虞媚君出的，那就不必問，也許他手頭寬些，多送你一點，也未可知。說時，在手上摸了一會，摸出一張五元的鈔票，拱一拱手，遞給陳黃孽道：千里送鵝毛，物輕人情重，你瞧我得了。陳黃孽接着鈔票笑道：什麼話，要你花錢，我不能受。至於對虞媚君的批評，這是我們口頭上的話。何至於登到報上去，你太多心了。本來呢，票友有幾個出身好的。況且俗言道得好，好漢不怕出身低。他將來唱好了，下海也罷，不下海也罷，出身如何，



成什麼問題。外面所說虞媚君陪酒，和人家替他做形頭的話，我也知道是謠言。不過止謗莫如自修，趁着這個時候，他應該謹慎一點才好。我在你面前對他下嚴刻的批評，正是要你轉告他，極力的學好。至於報上呢，我向來不主張罵人，你當然是知道的。你就不來疏通，我也不會把這些話寫上去的呢。明秋谷道：這樣我就很感激。你的事忙，我不在這裏打攪，再見罷。出門來，抬頭一看天色，青隱隱的中間，已經有了幾顆亮星星，心想隨便出來一趟，天色又不早了，這時要回去吃晚飯，也來不及，到前門也近，一個人去吃炸三角去。起了這個念頭，便雇車到前門來。



第五十七回 四壁鼓吹同欣加冕日 一堂椅案不是讀書天

却說明秋谷想起吃炸三角，坐車到煤市橋來，找了一個小館子，便在樓上散座裏坐下。散座的東頭，隔了有一方板壁，放下了一方白布門簾子，那就算是雅座，明秋谷挨着板壁坐下，要了一碟炸丸子，一碟炒肉片，又一壺白乾，慢慢的受用。那雅座裏，有幾個人在裏面等人，說說笑笑，又把筷子敲着桌沿，唱些二簧西皮，明秋谷以爲這也是酒館子裏常有的事，沒有注意。一會工夫，只見上來兩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子，對四圍望了一望。一個道：還沒來嗎？一言未了，那白布簾子裏鑽出兩三顆人頭來，說道：這兒，這兒，快來罷，真把我們等急了。那兩個孩子便

含笑進去了。這一進去不打緊，那屋子裏就如倒了鴨子籠一般，亂笑亂嚷起來。明秋谷先一見就覺得那兩個孩子，有些可疑，他一個人身上，各穿了一件灰棉袍，戴着一塊瓦式的便帽。帽上那一塊護目的帽照，和戴的一副茶青眼鏡，幾乎要連到一塊。心想這分明是藏着他臉子，十成之九，就猜定這是兩個科班學生，被老斗約來吃飯，怕人看見呢。這時，那兩個孩子在裏面說話，明秋谷聽那聲音，原來是鄭蓉卿、汪蓮卿兩個人。明秋谷生平最喜歡打聽這些事，而今親眼看見，豈能放過，便留心望下聽去。只聽見有個人說道：「不要緊，我明天請你師傅吃飯。他要錢花，我就送他幾個錢花。」明秋谷一聽那聲音，却是熟人，貝抱和的聲音。這人的父親，也是吃瓦片兒的，和明秋谷正是朋友。他本人又喜歡聽戲捧角，所以和明秋谷也認識。明秋谷聽那聲音很熟，決沒

有錯，便隔着板壁叫道：抱和，你也在這兒嗎？那貝抱和把一頂紅頂瓜皮小帽，戴在腦後，藍綢駝絨袍子外面，繫了根白綾子腰帶，垂着帶子的兩頭。一掀門簾子出來，便道：啊，是明先生，咱們一塊兒坐。明秋谷道：不，你那兒有客，各便罷。貝抱和道：沒有外人，兩個是我的同學。說到這裏，四圍望了一望，又低着聲笑道：還有汪蓮卿鄭蓉卿兩個人，我介紹介紹，將來還仰仗您的大名鼓吹鼓吹呢。明秋谷道：也好，大家坐在一處熱鬧些。他兩個一走進房，那四個人都站起來。貝抱和就先介紹兩個同學，一個是文勤學，一個是程祖頤。彼此笑着點了一點頭。然後指着瓜子臉的孩子道：這是鄭蓉卿。又指着鴨蛋臉的孩子道：這是汪蓮卿。接上對他二人說道：這是明秋谷先生，又是名票友，又是評劇大家，又是老爺。鄭蓉卿，汪蓮卿都含羞答答的，站在桌子邊。貝抱和一說，

兩人都紅着臉和明秋谷行了個鞠躬禮。明秋谷走上前，一隻手握着一隻手握着鄭蓉卿，一隻手握着一隻手握着汪蓮卿，笑着說道：你不認得我，我可認得你哩。坐下坐下。說着，老實不客氣，他坐在中間，却讓鄭汪坐在兩邊。一看汪蓮卿隔座是貝抱和，鄭蓉卿隔座是文勤學，便知道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。程祖頤坐着遠一點，却把桌上的菜，接連不斷的夾着放到鄭汪二人面前。他兩人每逢夾了一筷子菜來，只是略微把身子扭一扭，不說要，也不說不要。明秋谷摸着汪蓮卿的頭道：真是一個大姑娘的樣子。難道說來了我一個人，你弟兄倆就害臊嗎？那末，我還是走開。說着站起來，做要走的樣子。鄭蓉卿年紀大一點，到底懂些事情。連忙回轉身來，兩隻手按住明秋谷說道：我們年紀小，不懂事，不會招待，您別見怪。在座的人，立刻口裏叫着好，又帶着鼓起掌來。鄭蓉卿把眼睛瞅着

衆人道：你們這是怎麼了？貝抱和道：不怎麼啦，我們說你會說話，給你叫好，你還不樂意嗎？汪蓮卿見大家誇贊鄭蓉卿，他也不肯落後，就拿着錫酒瓶，對明秋谷面前的酒杯，滿滿斟上一杯酒。說道：明先生，您喝這一杯。這一下子，大家又叫好鼓起掌來。都對明秋谷道：這杯酒得喝，不喝瞧不起人。明秋谷端起酒盃，一仰脖子喝了。隨後叫了一聲乾，對大家照了一照杯。程祖頤這時發起議論來了。說道：小汪兒，都是朋友，你怎麼只敬一個的酒哇？文勤學道：對了。要敬酒就普遍。不能專敬一個人。貝抱和道：人家隨便進一杯酒，也不算什麼，爲什麼大家要一樣？文勤學道：不成，你幫着他也不成，總得大家喝一盃。貝抱和道：也成，小寅子敬一回，小龍兒也得敬一回。原來小寅子是汪蓮卿的小名，小龍兒是鄭蓉卿的小名。他們這些小老斗，叫小花旦的小名，表示親愛的。

意思。鄭蓉卿道：你們別嚷，我就給你斟上，還不成嗎？於是大家一陣大笑，搶着喝了一陣酒，貝抱和喝了有幾分醉意，說話有些絮絮叨叨的。便用手拍着汪蓮卿的肩膀，斜着眼睛對明秋谷道：我這小兄弟，你得做點文章登在報上，捧他一捧。我叫他拜在你名下做乾兒子，你瞧好嗎？程祖頤手上拿着筷子，對他點了幾點，笑道：你這人上當是不揀日子的。貝抱和歪着腦袋，眯着雙眼問道：老程你說，我上什麼當？程祖頤道：你的小兄弟，拜在人家名下做乾兒子，你算什麼呢？貝抱和笑道：錯不了。告訴你說，明先生和咱們老爺子就是好兄弟。捧起角來用錢真不分彼此，那像咱們？照輩分說，我就是他的姪兒。小寅子要拜在他名下，真不含糊。明秋谷見他說話夾七夾八，實在不受聽，便道：你喝得不少了。得了，我們不喝了。貝抱和道：那個喝醉了？夥計！再來兩壺白乾。說

着舉起酒杯子，刷的一聲響，喝乾了。但是桌上的人，都不敢讓他喝，也沒有添酒，模模糊糊的，就這樣收了場。大家吃完飯之後，貝抱和在身上拿出皮夾子來，將手向桌上一按，說道：今天吃我。誰要會了賬，我是孫子。說話時，那脖子就像銅絲紐的一般，腦袋幾乎放到肩膀上來。衆人見他說話，舌尖都團了，料他是十分的醉，沒有敢攔阻他，由他去會賬。他是拿一張十元的鈔票，交給夥計的。一會兒夥計找上零頭來，貝抱和除給了小帳之外，還有兩塊現洋，便給一塊汪蓮卿，給一塊鄭蓉卿。說道：給你倆坐車回去罷。鄭蓉卿接了錢，對貝抱和一鞠躬。貝抱和搖頭道：不成，不不成。那是小子行的禮，姑娘們不應該那樣行禮。說時，把兩隻手交叉着放在胸脯之下，肚皮之上，擦了幾擦，說道：要這樣的才對呢。鄭蓉卿見貝抱和要他學女子作揖，有些不好意思，說道：我

不會。貝抱和道：「你不會，在台上怎麼會的？」鄭蓉卿道：「你這是成心。貝抱和道：「我是成心啦。你不要那樣，以後見了面，誰也別理誰，咱們就不算朋友了。」鄭蓉卿撅着嘴道：「你怎樣單跟我一個人搗亂？」貝抱和對汪蓮卿道：「他這是說你啦，你就先做一個樣子給他看一看。」汪蓮卿比鄭蓉卿更是臉嫩，臊得低着頭，扭轉身子去。貝抱和道：「得！你們都不給我面子，我走了。」說着，在壁上帽釘子上取下帽子，就裝出要走的樣子。汪蓮卿以爲他真要走呢，一把將他扯住。說道：「你別生氣呀，我這裏先給你謝謝。」說時，把頭偏到一邊，不望着人，學着女子行禮的樣子，對貝抱和作了一個揖，說道：「這還不成嗎？」貝抱和笑着對鄭蓉卿道：「怎麼樣？人家做在你頭裏了。」鄭蓉卿執拗不過，只得照樣給他行了個女子禮。這一下，樂得貝抱和要飛起來。大家都落了魂一般，鬨堂大笑。因爲貝抱和

實在醉了，不能走了，讓他一人雇車回家。文勤學程祖頤，分頭送鄭汪二人回去。明秋谷今天晚上，總算福氣好，白吃白唱白樂了一陣。自己也覺着這樣乾乾淨淨的走了，有些不客氣，便對文勤學道：明後天我到永平園去找你。回頭又拍着鄭蓉卿的肩膀道：你是什麼戲拿手，我明天煩你一齣戲。接上又問汪蓮卿道：你呢。程祖頤道：小寅子是汾河灣好，小龍兒是玉堂春好。明秋谷道：好，我就煩這兩齣戲。程祖頤道：明先生說定，是那一天。若是約好了，無論如何，我一定要到的。明秋谷道：明天後天我有一點兒事，過了這兩天，那一天都成。程祖頤道：今天禮拜一，乾脆是禮拜四罷。明秋谷毫不考慮，一口氣便答應了。其實他隨口一句話，作一個順水人情，人家真把他這話當一樁事，却出於他意料以外。到了禮拜二，正是梅又芳宣告就職之期，這些捧梅的人，衣冠

齊楚，大家齊到潤音樓去，參與盛會。所有下場門，樓上三個包廂，都是任黃華包了。他朋友裏面的殷小石、金大鶴，却說道：「我們和梅又芳都有交情。小任既然這樣大捧，我們多少也要撐撐場面。若坐到他的包廂裏去，未免不好意思。」於是殷小石包了一個廂，金大鶴也包了一個廂。那池座裏的前兩排，不必說，也是任黃華所包辦。北京人最好趕熱鬧的，看見報上登着一寸見方的字，說梅又芳今天在潤音樓，行加冕典禮，新排麻姑上壽，內加仙女騰空，八仙鬥寶，許多新佈景，不能不看。於是來看戲的來看戲，不要看戲的，也來看看梅又芳是怎樣一個人。所以這天潤音樓的生意很好，竟賣了一個滿座。到了麻姑上壽這齣戲將要開演的時候，台上正中擺了三張桌子，上面堆着銀盾銀鼎，和一塊大匾，上書坤伶之后四個大字。桌子下面，羅列了一二十隻花

籃。東西擺得停當了，梅又芳梳着高髻，穿着黃色的古裝，滿面含笑的出來。於是滿戲園子裏，轟雷也似的鼓起掌來。梅又芳走到花籃邊，先對正中池座裏一鞠躬，然後對左右兩邊包廂，各一鞠躬。在他這鞠躬的當兒，不免將眼睛向前一看，今天來了多少人。本來鼓掌聲音，剛剛停住，見他眼睛一梭，重新又鼓動起來。直待梅又芳轉進後台，聲音才算停止。一會兒戲上場了，左一陣，右一陣巴掌，都是歡迎梅又芳的。俗言說：人逢喜事精神爽。梅又芳經大家這樣熱烈的歡迎，唱戲也就格外有神氣。任黃華坐在包廂裏，左右一望，一排五個包廂，全是自己人，面上很有得色。就對同包廂的麻一振道：老麻，我們捧小梅，總算捧出一點顏色來了。你看他今天在台上多高興，能不感謝我們嗎？麻一振笑道：要論起功勞來，我這一雙巴掌，可是賣力不少，不知道將來可以

得着什麼好處。任黃華笑道：我可以下個命令叫他和你握一握手。隔壁包廂裏殷小石聽見了，笑道：黃華兄，你指望以後的梅又芳，還是以前的梅又芳嗎？任黃華道：無論他身價怎樣高起來，只能在戲園子裏抬身價，和我們這些熟人，總不能不敷衍。明秋谷和殷小石，也是熟人，他就坐在殷小石那個包廂裏。說道：三爺在這裏面，是很費了一番功夫，所說的話，自然是閱歷之談，不過梅又芳的脾氣，我却很知道。他爲人極其豪爽，肯交朋友，得意忘形的話，或者不至於。殷小石笑道：你是這裏面一個老油子，怎麼也說這樣的話？回頭又對隔廂的金大鶴道：老金，你也是個過來人。金大鶴不讓他說完，便道：三爺說話，是想到便說，不加考慮的。各有各人的緣分，各有各人的交情，那能一概而論呢？黃華的命令，梅又芳那是絕對服從的。任黃華和金大鶴隔得遠，沒聽

見他說什麼，但是看他那神情，是表示同意的。便對殷小石道：今天早上我還碰見他媽，他媽對我是千恩萬謝。我就問：今天你們姑娘大喜的日子，請他在永平飯店打幾圈牌，成不成？他媽接二連三的答應說成成。我已經在永平飯店，開了兩間大房間，回頭我們一塊去樂一陣。明秋谷道：同與堂的飯局呢？殷小石道：誰要吃那種飯？就是到，也無非是敷衍他的面子，湊湊熱鬧。今天他請的人很多，把幾個人不到，那並沒有關係的。麻一振道：我是兩邊都到。說着和任黃華做一個鬼臉，把舌頭一伸，接上說：不帶我玩嗎？皮日新也在這包廂裏，便道：你這樣不漂亮的人，說出這種話，人家就不願意你去。麻一振道：知道你穿了一件綠嗶嘰的袍子，很是漂亮。皮日新還要說時，殷小石一皺眉說：聽戲罷。他們這班人，最是不敢得罪殷小石的。他既有不願意的表示，便

自然清靜起來，都不談話。一直到戲完了，已是六點多鐘。任黃華當時就在包廂背後，暗暗的約好了殷小石、金大鶴、李星槎、孟北海、明秋谷五個人，先到德福樓去吃晚飯。吃完了飯，就上永平飯店。明秋谷道：現成的有人請不去，自己反要請客，這是什麼意思？任黃華望着殷小石和金大鶴微笑了一笑說：請問此二公。殷小石道：不要問，去就是了。回頭又惹許多麻煩。於是一個暗號，走出戲園門，就到德福樓來。走進一個暗越越的長弄，李星槎在前，望着正對面一盞門燈的地方，就望前闖。孟北海走上前一步，扯着他的衣襟道：那裏去，你要上帽莊上去吃帽子嗎？這裏呢。回頭一看，側邊果然有扇門，裏面油腥之味撲人。大家進門，由廚房裏鑽過去，一條長弄，一順擺着幾張桌子，人都坐滿了。早有一個操山東膠州口音的夥計迎接上來。滿面是笑的說道：您啦。係

黃先生停的座抹？向樓向樓。大家扶着一根槓子，由板梯上得樓來，果然留了一個雅座。這雅座裏擺了一張圓桌面，餘外便是壁子。抬頭一看天花板，和人頭相離不到一尺。李星槎道：這家館子，是很有名的，何以小到這種樣子？孟北海道：只要他菜弄得好，館子大小，有什麼關係。說時，走進來一個夥計，見着殷小石便請了一個安。笑着說三爺有好久沒來了。殷小石指着瓜皮帽上的白帽頂子，笑了一笑道：你不瞧我這一個。我在天津守孝，昨天才來呢。夥計道：三爺現在來了，大概要玩一兩個月，不能就走。多照顧我們一點。殷小石道：那也瞧高興罷。一面說話，一面就要了紙筆，開了一張字條給夥計道：你叫趙老板快來，金大爺在這裏等着呢。金大鶴一把將字條搶回來便道：又惹他做什麼？我來了就沒有讓他知道。殷小石皺眉道：這又算什麼呢？來了沒有別

的，無非叫你上他家去。你能說從此以後，就不和他會面嗎？若是要和他會面，這種要求，他總是有的。金大鶴道：我就讓他來，你曉得？殷小石道：當然我不能一個人在這裏，你等一會兒，自然有人來就是了。金大鶴見他這樣說，只得把條子交給夥計，讓他去打電話。不多一會兒，果然聽見門外有女子的聲說道：是這兒嗎？說時，門簾子掀起一角，一個女孩子，伸進半截身子來望了一望，口裏說：那兒呀？一眼看見殷小石彎着腰伏在人身後，他便微微一跳，跳進門來。說道：我瞧見了，你那衣服我認得哩。殷小石這纔笑着坐起來，將身子閃了一閃，拖出一個小方凳子來，用手拍着道：在這裏坐。那女孩子當真就由人叢中擠了過去。殷小石給大家介紹道：這是謝老板，小珊瑚就是他。然後又將桌上的人，一一介紹。這些人因為他也是微名的坤角，都認得他。小珊瑚對

於座上這些人，却只認得一個金大鶴。孟北海正坐在他的下手，見他梳着一條溜光的辮子，額頂覆髮之上，插着一朶珠花。身上穿一件印度紅的袍子，大襟掛着朶湖色綢花，脖子上懸了把金鎖，他年紀不過十六七歲，圓圓的臉，略微撲了一點淺色的胭脂在兩腮之上，憨態可掬。覺得他和別個坤伶，又別具一種風味。心想，要捧角，就該捧這種人，他才是天真爛漫，沒有習氣的呢。小珊瑚望着孟北海道：你幹嗎老瞧着我呀？殷小石便替他說道：因為你長得好看。小珊瑚身子微微望上一升，笑道：要看，敞開來讓你們看。殷小石道：如此，我便看上幾看。說時，將頭偏着，對小珊瑚凝視，於是滿座的人都鼓掌叫起好來。李星槎道：好，唱得好美龍鎮。小珊瑚把眼睛對滿座一梭，說道：瞧你們這班耍骨頭。啣！誰是要骨頭呀？就在這聲音中，走進來兩個女子，一個是梅又芳，

一個是殷小石捧的坤角趙吟鸞。殷小石道：我發起歡迎皇后，贊成的鼓掌。一聲未了，霹霹拍拍，又鼓起掌來。殷小石道：光是鼓掌，那還不恭敬，我們要每人敬一鍾下馬杯。說畢他斟滿一杯酒，就要送到梅又芳面前來。梅又芳知道殷小石是個公子班頭兒，是不能得罪的。笑道：三爺，我還沒有坐下來呢，你就和我開玩笑。殷小石道：這叫下馬杯，是要進門就喝的。坐下來了，那就不能說是下馬杯了。梅又芳笑道：那末，我要求諸位先生一樁事，諸位幾杯，就由三爺這一杯代表罷。我一喝酒，嗓子就不夠用的，我實在不敢喝。大家雖知道梅又芳是推辭的話，但是人家幹得是賣嗓子臉子的行當，就不敢相逼太甚。說道：那也好，不過要有相當的條件。梅又芳道：什麼條件，諸位請說。李星槎道：對我們每人叫一聲哥哥。金大鶴連忙道：不！這個條件，我不同意。殷小石指着

小珊瑚道：你怕小妹妹不樂嗎？金大鶴道：不是別的，這個條件，太容易了，他一定辦得到的。回頭到那兒去了，我要他恭恭敬敬，給我燒幾口煙。明秋谷道：何必呢，就讓人家給我們唱兩個小調兒，大家都聽聽，好多了。他們在這裏商議條件，梅又芳却不耐煩去細聽，將殷小石手上的酒杯子，拿了過來，咕嘟一下喝乾，對大家一照酒杯，說道：乾！你們不論有什麼條件，我都承認了，反正不能拿我吃下去。說時，走到任黃華身邊，扶着他的肩膀說：借光，讓我坐下去。咱們總算要好的，我應當讓你靠着。殷小石豎起一個大拇指對梅又芳道：好的！我佩服你真乾脆。梅又芳道：不乾脆，你們也是要這樣辦的呀。說着便對趙吟鸞道：你也乾脆一點，就在三爺那裏坐下。趙吟鸞沒有梅又芳那樣爽直，不說呢，他還可以含糊在殷小石身邊坐下。這一說明，反而有些不好意思。笑

道：別拿我開心罷。殷小石扯着他旗袍的衫袖，說道：你就坐下罷，要什麼緊呢。趙吟鸞抽出手絹握着嘴，將身子扭了一扭說：別鬧了。說完這一聲，也就隨身坐下。這一席上，加入了三位女賓，立刻熱鬧了。說是說，笑是笑，鬧成一片。明秋谷對梅又芳道：你倒在這兒樂，同興堂還有許多客在那裏等着你呢。梅又芳笑道：不要緊，我有媽在那裏代表。殷小石笑道：這孩子說話，真不留心。你媽怎能當你的代表？梅又芳把嘴一撇道：這可是你，是別人我可要罵了。金大鶴笑道：要是我呢，也要罵的嗎？梅又芳道：沒準，也許罵呢。金大鶴道：若是他說了呢？說着，把手一指定黃華。梅又芳道：你這種人，真是死心眼兒。我不和你說了。正說到這裏，恰好梅又芳的媽打電話來催，他借着機會，就往同興堂去了。這裏大家一面吃酒，就談到上永平飯店的話，小珊瑚並沒有喝酒，臉漲得

通紅。過了一會兒，便對金大鶴道：我出來的時候，我媽不在家，我出來許久，我要回去了。金大鶴手裏拿起酒杯子喝酒，沒有作聲。殷小石道：回去？在座的人，一個也不許散。小珊瑚鼓着嘴，用手撥弄筷子頭，低低聲音說道：回去晚了，人家可是要挨罵的。殷小石道：不要緊，你媽要說什麼話，有我負責。大不了，叫金大爺和你打一場牌，什麼事也解決了。小珊瑚本人心裏，何嘗不願意和他們在一處玩。不過自己媽有條約的，出門是可以出門，不許上飯店上旅館。金大鶴上次在飯店裏打電話來叫去，沒有去成，反挨了兩耳巴子，彼此感情也弄決裂了。因為金大鶴是有錢的少爺，弄決裂了，倒怪可惜的。所以今天一接電話，他媽就叫來，好恢復感情。來了說是吃飯，而今又說是上永平飯店，分明成心冤人。這一去，回家怎能沒有問題？但是不去吧？一來怕得罪人，二來

想去玩玩也好。心裏計畫不定，就沒敢十分說什麼，心想等吃完了飯再說，何必先走呢。一會兒，飯吃完了。大家紛紛的就走。金大鶴執著小珊瑚的手道：你是坐自己車來的，還是雇車來的？小珊瑚道：車夫病了，雇車來的。金大鶴道：好極了，坐我的車，一塊兒去罷。任黃華笑道：大爺，他的車夫不來，爲什麼好到這樣？金大鶴道：這是隨口說的一句話罷了，你又挑眼。大家一面說話，一面走出大門，金大鶴的汽車正開在門口等着。小珊瑚跟在後面，幾次三番，要說回去，這話老不能開口。走到汽車邊，小汽車夫站在那裏，已將汽車門打開，金大鶴便倒退了一步，將手微微的扶着小珊瑚後身，意思是要他上車。小珊瑚身不由主，糊裏糊塗的就坐上車去。自己一坐下，金大鶴跟着上來。大汽車夫將喇叭一捺，鳴的一響，車子就開走了。小珊瑚道：我們這上那兒？金大鶴笑

道：你說上那兒呢？小珊瑚低着頭，斜着眼珠瞧了金大鶴一下，然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你怎麼盡說瞎話？爲什麼說是請我吃飯？金大鶴道：你沒有吃飯嗎？小珊瑚道：吃了飯，怎樣不讓我回去呢？我到了坐一會兒，你就把汽車送我回去罷。要是回去得早，我媽還不會知道。金大鶴道：那樣怕你媽做什麼？你不瞧別人，你就看梅又芳趙吟鸞，他們是怎樣自由。趙吟鸞不但有媽，還有爹呢。小珊瑚道：我怎樣能和人家比，人家都是紅角兒呢。金大鶴道：你還不算紅嗎？而且要做紅角，不出來應酬應酬，也不行呢。小珊瑚笑道：什麼叫應酬應酬？金大鶴道：我這是老實話，你以爲我和你開玩笑嗎？你想，一個紅角，要許多人來捧，你不應酬人家，人家爲什麼捧你？小珊瑚道：你這話，我也承認不錯。不過我媽頑固得很，他不許我出來。就是出來，還要在後面跟着我呢。金大鶴道：我聽

說有個蔣旅長跟你媽很說得來，給你做了五百多塊錢的形頭。小珊瑚不讓他說完，在他身上拍了一下，說道：什麼呀，你又把這些話來賴人家。說着，和身一擠，幾乎倒在金大鶴懷裏。鼓着嘴道：你要說這些話，我就不去了，送我回去罷。金大鶴道：送你回去？到了呢。說話間，汽車停住，已到了永平飯店門口。金大鶴扶着小珊瑚下了車，一路進門。那殷小石和趙吟鸞已經先到了房間裏了，隨後任黃華、明秋谷、李星槎、孟北海也來了。他們住的是一連兩間的房子。外面屋子裏打牌，裏面屋子裏燒鴉片煙。明秋谷和金大鶴燒煙，小珊瑚坐在牀頭邊，三個人閑談。明秋谷和金大鶴丟了一個眼色，說道：這地方吵極了，我們再開一間屋子燒煙罷。金大鶴口裏答應也好，便按鈴叫茶房進來，另外找一個房間。明秋谷道：你兩人先走，我看兩牌就來。金大鶴點了點頭，便牽

着。小珊瑚的手，一路到那房間裏來。小珊瑚一進門，看見窗戶是開的，便伏在窗戶上望街。金大鶴道：「來來，給我燒兩口。」小珊瑚道：「你自己燒罷，我不會燒。」金大鶴道：「你就不會燒，也可以來躺躺煙燈。」說時，便站起來，牽着小珊瑚的手，讓他坐到一處來。小珊瑚用牙齒咬着指甲，只是憨笑。金大鶴知道他是真不會燒煙，自己一面燒煙，一面有一句沒一句的說笑話。小珊瑚見他是很高興，便道：「我自己還沒有問你要過東西，我現在能和你開口嗎？」金大鶴笑道：「你儘管說。可是我要聲明在先，我這回由天津來，帶的錢不多，你要多了，我可拿不出來。」小珊瑚道：「不要你花一個錢，馬上你就可以拿出來的。」金大鶴道：「馬上就可以拿出來的，那是什麼呢？」我倒想不出來。小珊瑚就指着他手上一個鑽石戒指道：「你把這個送我罷。」金大鶴笑道：「你還說不花我一個錢呢，這還少。」

了嗎？我這是七百多塊錢買的，許多人想，我都沒有給他。並不是要的人，都夠不上交情，無奈我自己就只有這一個。你要別的東西，我可以送你，這個戒指可不能從命。小珊瑚道：你不給就算了，別的我也不要。金大鶴道：這樣罷。我乾脆開兩百塊錢支票給你。你愛買什麼你自己就去買什麼。而且還可瞞着你媽，不讓他知道呢。小珊瑚道：那也好，你就開三百塊錢罷。什麼時候給我？金大鶴道：你明天還到這裏來，我就給你。小珊瑚道：你明天不給，我有什麼法子呢？你得先把這戒指給我帶一天。明天我有了支票，就把戒指還你。金大鶴笑道：我沒有開支票，你要我的戒指作押品，不信任我到了極點。我把戒指交給你，我就應該信任你嗎？小珊瑚道：不是那樣說。因為你是貴人多忘事。今天雖然說得好好的，到了明日你就忘了，現在有個戒指在我這裏，你就自然



記得了。金大鶴想了一想，笑道：我大大方方的給你，看你怎麼樣？說着，在手上取下那隻鑽石戒指，握着小珊瑚的左手，親自給他帶在食指上。於是小珊瑚歡歡喜喜燒了一會兒烟。金大鶴癮過足了，明秋谷也沒有來。便道：我們也看看牌去，不要在這裏老待着。於是小珊瑚對着壁上的鏡子，理了理鬢髮，拿出身上的粉紙來，從新摸了一點兒粉，同到這邊房間裏來看牌。一進門，見是滿屋子的人，梅又芳來了，自己母親也來了。母親板着臉，坐在一邊。這一嚇非同小可，臉色都變青了。搭訕着在煙捲筒子裏抽出一枝烟，遞到他媽面前。在這個當兒，那亮晶晶的鑽石戒指，射入他的眼簾。他握着小珊瑚的手看了看，問道：咦！這是誰的？小珊瑚道：是金大爺的。我和他要來帶兩天呢。他一看這兩間屋裏，人熱鬧轟天，本來也就沒什麼疑心，現在看見這樣一個鑽石戒



指，不由得臉上就放出笑容來。說道：「不然，我也不來找你。因為李老七要到家裏來給你說戲呢。」殷小石道：「謝奶奶，我說他們上屋頂去玩了不是，沒有人把你姑娘拐去吧？」謝奶奶得了這大的好處，人又是好好兒的在這裏，當然沒甚可說的。殷小石雖然挖苦幾句，也只好忍受着。但是謝奶奶之外，却另有一個人難堪。這人就是皮日新。因為他在同興堂吃飯，聽到梅又芳說，小珊瑚也在永平飯店，就未免有三分醋意。原來他和這一班朋友，都是捧小珊瑚的。而且捧的日子很長，自從小珊瑚演中軸子捧起，一直捧到小珊瑚成了名角，他們都沒有間斷。而且還爲他起了一個珊社，專門做文章在各報上捧他。當他還沒有走紅的時候，皮日新偶然到小珊瑚家裏去一兩回，謝奶奶倒也很客氣的招待。後來小珊瑚有了名了，皮日新前去，就不大歡迎。去十回，也看

不着小珊瑚三回。這在皮日新一班朋友，已很不高興了。因爲小珊瑚本人，對於皮日新，依舊如前，而且日子越久越熟，好像有許多地方，彼此都能心照。所以皮日新反而原諒小珊瑚，不肯決裂。前次，金大鶴雖也是捧的一分子，不久就回南去了，皮日新也沒放在心上。現在聽到小珊瑚和金大鶴在永平飯店，忿火中燒，不可遏止，便邀着麻一振一路找了來。到了旅館裏，謝奶奶早跟着梅又芳來了。看看殷小石一黨的人多，又不能說什麼，只氣得背上像蒸饅頭的籠屉一般，不住的望外出熱氣。恰好小珊瑚做賊心虛，見了他媽，說不出話來。對於皮日新麻一振兩人，並沒有打招呼，不過望着微笑了一笑。皮日新對麻一振道：老麻，我們是窮小子，在這裏待着做什麼？麻一振也是恨極了這種形狀的。說道：好，走罷，我們別在這裏礙眼了。兩個人同時瞪了小珊瑚

一眼就走了。走到外面，皮日新對麻一振道：我告訴你罷。我們的勢力，我們的金錢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和姓金的競爭。我也看破了，捧角還不如逛窯子。逛窯子呢，真花了一番工夫，窯姐兒他總不能不敷衍我。捧角就不然，你越捧得他高，他越不睬你，費許多時間和金錢，好容易捧成一個小珊瑚。你看見嗎？這好讓他去騙鑽石戒指，陪闊老坐汽車，冤也不冤得了，從明日起，我要上課了，逛的事我一概不幹了。麻一振笑道：你的態度，決定了嗎？皮日新道：爲什麼不能決定。我有逛的工夫，買兩部小說看看，也是好的，好，咱們再會。說畢，雇了一輛車子，就回家去。到了家裏，什麼也不問，一直就走進書房去清理講義。誰知找了半天，七零八落，一份也不齊全。心想講義找不全也隨他去，先把英文看一遍罷。找了一本英文在手上一翻，許久沒有上學，又不知已經講到了

那裏。便改了主意，先上課再說。今天且早些睡覺，明天好早些起來。自己又怕到時不能夠醒，吩咐家裏老媽子，明天一早就叫他。到了次日早上，並沒有叫他先醒了。漱洗以後，催着老媽子煮了一點兒麵吃，雇了車子，就到學校裏來。一到學校門口，却不見什麼人，心想我也來得太早了些，上課的都沒來呢。及至走進大門，依舊是寂焉無人。心想這是怎麼一回事，難道早上各班全沒有課，無論如何，沒有這個道理。於是走到課堂外，推門而入。只見各桌上堆了一層薄薄的灰塵，好像昨天就沒有上課。自己在地下找了一張字紙，將桌子擦了一擦，便坐下等一會兒。這時進來一個校役，他便問道：先生，今天早上，你還跑來做什麼？皮日新道：今天早上沒有課嗎？校役道：今天早上，那裏來的課？皮日新道：今天是什麼日子放假嗎？校役聽說，不由得笑起來。說道：先

生怎麼把日子都忘了？今日是禮拜呀。皮日新一想，不錯，前天聽見有人說，是禮拜五。那末，今天是禮拜了。也笑着說道：哦！我也忘了，以為今日是禮拜六呢。一面說着，一面走出課堂去，心裏不住的罵自己該打。兩個月沒來上課，一高興跑來上課，又是禮拜。自己想了一想，也就自己笑着望家裏跑了。

俠女奇男傳

世界書局出版

范烟橋著 武俠小說
全部三册 一元四角

十餘萬言之大傑作

寫俠女 得剛勁婀娜之妙
寫奇男 有咤叱風雲之概

兒女英雄相映生輝

更由何漢光先生逐回精繪插圖
神態奕奕 有如錦上添花

本書寫燕趙齊魯一帶之巾幗奇才鬚眉
豪傑熱烈緊張如見其人而除強扶弱去
惡鋤奸之豪舉更足快人意志著者作品
素得讀者歡迎此書尤為佳妙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印刷

春明外史(全十二集)

每集定價銀九角

七至十二集合售銀五元

(外埠酌加郵費滙費)

著者 張恨水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不 准 翻 印

發行所 上海各埠 世界書局

